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八

文憲魯際差通判建康太常寺丞直顯謨閣主管理玉局觀漫塘病叟劉宰著
不墓誌銘

故知吉州王公墓誌銘

開禧改元春詔趣新知吉州王公行仍俾以行期
來上公祇命就道夏四月戊子次于儀真病卒年
六十有三其年九月乙酉葬鎮江府金壇縣上元
鄉白水塘之原公諱萬樞字贊元世居江之德安
曾祖韶事裕陵爲樞密副使贈太師燕國公卒謚

襄敏國史有傳祖案擢崇寧甲科終左朝奉大夫
父彥融終朝請大夫直敷文閣累贈金紫光祿敷
文始家金壇公其仲子也父任入官凡十三轉終
奉直大夫由平江府崑山縣尉調秀州崇德丞用
舉者五人改秩知滁州來安縣淮南路轉運司幹
官通判建康府知興國軍及吉州凡七更任而一
不赴崑山得海盜溢賞格吏請出郊以應親獲之
文公據實却之崇德令受賂醜正疾公如讎臺諫
以其私問覆護如所厚建康有殺人獄歷十二年
數更官而情不得公自崇德往一問卽承畱守劉
忠肅公珙欲以平反薦公辭不受曰賞者一而罰
者衆吾不忍也來安政成郡以全椒令闕政龐檄
公暫往全椒人喜出迎來安人遮道不可郡重違
兩邑民俾兼治之入淮南幙當思陵升遐光宗御
極吊賀之使相屬計臺職護視費夥事殷會使者
闕公顯其任比六七往反用不加廣而肅給過於
平時進貳建康與帥合謀矯發倉廩以賑饑多所
全活府更二帥鄭公僑張公杓中間趙公師異以

王人攝事鄭端清鎮物張明敏過人府事一以委公既受代張從外薦鄭欲從中用之會公之子逢及遂俱以妙年名貢籍言者以爲私論罷起知興國軍給久耕之要劑而民免奪攘蠲河渡之歲課而民不病涉賦歛之奇零者省之先期者緩之部刺使有偏聽久繫人於獄者公察其無辜立出之姦民有稔惡於鄉官吏不敢誰何者公發其積愆窮治之夫婦離歸者調之使復合兄弟弟競分者愧之使弗爭貢士之不能行遠官之不能歸旅櫬之

不能葬公有以資之又斥餘財興學舍葺公宇治兵防創六城樓摘坡仙句扁其西曰疊山著最勝也先是郡苦淮衣之征蓋方承平時防河之卒賦衣淮西之蘄黃蘄黃轉市於興國因以爲賦絹以匹計四千一百錢以緡計萬三千皆有奇版曹視爲經費更太守數十不能去公於臨遣次亟言之敷奏剴切上意感悟退又白御史御史繼以請詔蠲其半餘令郡以他賦代輸仍命漕臣補助悉不取之民後二年版曹復援故事行下幸公已至力

持前奏竟格不行蓋非公言之於臨遣之初則無以悟上意非公持之於治郡之日則無以杜方來成始成終繫公一力與國人畫像祠之秩滿部使者上其政且進用矣公急於及民願復典州執政以吉爲江左大州兵賦所仰亟以命公吉距興國不遠民熟公政徯之如慈父母故公之亡二州之人皆依依然公寬屋有容坦夷無隱和平制行不矯亢以絕人警敏見機不唯阿以逐物以謹寔訓其子以儉約飭其家蚤歲敏於文以是受知當路

四舉禮部咸在高選好讀書臥興與俱第萬寶場屋困躓養生送死悉仰於公嫁其女猶已女從弟有同寓里者屬雖疏視之如親教養其子十年猶一日伯姊之子蚤孤今表表自立公實成之病且革猶命遂曰某甥未奠居宜以別業畀之其篤於情義如此喜賓客謁至必出卑以自牧無訑訑色建康論罷後三年逢爲龍飛進士又三年遂亦擢第言者愧悔而公愠喜不形前夫人范氏卒於淳熙戊戌今夫人蔡氏子五人適以疾廢逢終迪功

郎建康府溧水縣主簿遂迪功郎臨安府富陽縣
主簿爲文雅健無世俗浮靡之氣足以名世無疑
遜受公遺澤近選皆業進士女三人長適迪功郎
處州松陽縣尉趙汝顓次適從政郎鎮江府府學
教授許溪季適進士衛洵旣葬遂奉前刑部侍郎
曾公炎之狀來請曰先君平生莅官行已曾公之
狀靡不詳曾天子從臣嘗參太史筆其言足以傳
信矣抑先君曾氏之所自出吾猶慮後世疑其私
子嘗吏建康於先君爲屬居於鄉先君數登進之
知先君之詳而弗累於私莫如子敢請銘某謝不
能數矣而遂固以請乃爲之銘曰有矯斯才而詭
其常有煦斯人而弛其防行也則偏政焉靡臧惟
中惟和君子之方嗚呼王公今也則亾制行之平
匪師匪商實政在人駕龔軼黃施弗克遐而道采
光茅峯之支白水之塘於千萬年君子之藏

霍氏墓誌銘

丹陽竇君從謙將葬其妻霍氏以書來言曰霍常
之望族有以選爲鎮江軍節度推官瀛其名者吾

妻之父有以廷對魁天下曰端友者其從曾大父也吾妻何之自出有爲勅令所刪定官幾先其名者其外祖父爲禮官曰洵直者其外曾大父也惟其內外名家禮法相承故吾平日之所以樂施予薄奉養者吾妻之奉佛茹素有以先我也所以崇師儒喜賓客者吾妻之好賢樂善有以助我也吾之培壟吾家所以益裕於前者吾妻掖我以儉勤也吾之奮身田里庀司禁林所以甚宜其官而卒免於戾者吾妻飭我以廉謹也而得年不遐相我

不卒此吾所以悼痛其亾而丐子之文以永其傳也余與竇君輩行相先後居相遠婦人無外事其然歟其不然歟余不得詳也然余聞竇君富而好禮所館多知名士士亦雅爲盡心知警戒相成要必有道故爲述大槩俾納諸壙竇君前幹辦翰林司今授盱眙軍兵馬都監秩修武郎三子湘江淮皆業進士三女長許嫁進士徐德裕次許嫁登仕郎胡棨季尚幼霍氏享年四十有五其卒以開禧丁卯四月九日其年十有二月壬寅朔葬于縣之

漫塘文集 卷之二十一
永濟鄉顧莊之原祔于皇姑禮也銘曰大家之匹
名家自出百世之藏斯言之質

柳宮巡墓誌銘

括蒼柳謨述其兄之行來告曰先兄與故吏部侍郎梁公爲姻家而子梁壻也蓋嘗介外姻以謁于子今其不幸賫志以沒且葬矣而銘文未具將無以掩諸幽其孤眇然銜哀就位不能匍匐請命謨不勝手足之情敬拜以請某方謝不能而使者曰是行也往及三千里非文無以復命敢固以請僕

既重違柳君之請又以其使者之言爲不謬故不辭而爲之書君諱謚字仲靜世爲麗水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始其先卜葬于鳳凰山掘地得雙魚相者曰富貴之祥其後有徙于他州者簪纓蟬聯而君家以富聞君性謙厚不以富驕人雅淡不以物繫情故兵部郎中梁公汝永篤實人也一見契合遂歸以女兵部以文學發聞徧儀學省故君所與游皆聞人嘗慨然曰士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吾雖不達視困窮者有間矣盍有以善其鄉

故以緩急告者資之幼弱不能自存者恤之疾痛則授之藥饑歉則貸之食僧院浴室先世所建則葺之使勿壞河梁山蹊行道所病則斃之使勿傾又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顧豈以科目爲限哉乃以家財助邊授承信郎以部運及年勞再轉保義郎有旨特差克昭慈永祐陵攢宮內外巡檢攢宮統以連帥而中貴人實司之二者意向不同皆安君之爲陵寢徼巡不交民事噤不得有所施秩蒲銳欲擇官以據其蘊而君病矣病且葦召家人

前委以家務細大不遺至飭掃除以待吊客言訖而瞑二子道寧道徽寧以疾廢徽甫冠而天命炳以嗣實謨之子無幾微見於顏面其達矣哉其日實嘉定己巳四月中澣享年五十有七旣禫始得地於邑之東塘山其葬以某月某日女一人適從事郎新監淮東總所鎮江府藥局兼大軍倉梁鑰卽侍郎之仲子僕初以子壻省侍郎于淮東計臺問所以聯姻曰豈以兵部於公爲族其子我之自出故耶公曰然雖然柳亦有過人者後四年始識

君於京口又四年奔侍郎之喪復會君於中都相見悲不自勝其爲梁氏慮如已私始知君之於人不以存亾易心侍郎之知君非苟然者乃爲銘曰柳氏在唐碩大且光世德重開雙魚效祥惟富惟貴孰主張是以君之能而嗇於位士志及物豈但入官君施於鄉亦既有端弟子猶子古有明訓人恤其私君焉處順東塘之原水秀山明百世之藏請質斯銘

薛翁媪墓銘

薛氏家寧海有去儒爲道士者曰元泳其始爲道士也過予予問焉赧而荅曰豈吾心哉顧吾母老矣而窘於養日倚門望曰季也才其庶乎泳自度終無以副之來茅山視道士居侈養豐而主我者適同姓可感以義故俛而從庶將母而來以慊吾素君尚忍效韓昌黎以癡狂子責我哉予曰吾責不子施子盍自虞其難也泳不對頷而去未幾奉板輿入山其徒果難之母子臥逆旅病幾殆予間從二三友攜醫生往視之彌久乃得瘥復奉以歸

今年春予掃墓雲邊有衣羽衣闖戶外視之泳也
予驚喜問母無恙泳唯唯去兩月忽縞衣來前拜
且泣曰吾母歸而死且將從先君之兆矣委而來
惟不朽是圖前見君雲邊噤不吐念無以爲先今
之來也君之友淮西總幕王君導以詩君其賜之
銘薛氏世農至先君而裕先君名某字某能不嗇
其餘以稱于鄉沒之歲淳熙戊申得年五十有七
葬吳家奧三嶺頭先君沒而家弊母潘鬻簪珥以
教諸孤得年多於先君十有九以嘉定甲戌終於

家五子某某其季泳也女二其壻曰某人某
人生孫男女六人皆幼願以爲墨卿累可乎余學
文於昌黎韓氏惟張圓之子汴兒在襁褓無介紹
能得銘於韓氏泳視汴兒爲能言而王君余畏友
也敢不力銘曰養不果計之左葬之宜神所依過
者下泳也山中舊司馬

司馬子微爲道
士隱天台山

故兵部吳郎中墓誌銘

吳季札封延陵而墓在江陰之申浦其後以國爲
姓今吳氏世居江陰意其傳爲嫡曾祖某祖持皆

嘉遜不仕父觀以樂施聞于鄉後以公貴贈朝議大夫公諱漢英字長卿少孤力學出從先生長者游得毋自欺一語服之無斃登乾道己丑進士第主婺之金華簿以憂不赴主無爲之廬江簿邑近邊學校廢不貢士且十年公謂不興學且無以厲士而以令率人不若身先乃輟俸以倡旣學興而士集復親程其能明年大比與貢者四令爲吏所枉不能明公申而直之令繼以疾逝不能歸公賙而遣之常平積負且三千緡比公攝邑悉爲補還

部使者由是知公旁八郡疑獄滯訟與關隘坑冶事之大者悉屬公先是淮民饑有旨募民入粟舒之舒城得粟多使者檄公往視公欲遂散之郡守謂必覆奏公曰民命在朝夕比奏必不及守不能奪民以更生用薦者關陞主管湖南運司帳司會故中書舍人陳公傳良將漕時率諸生與同僚之好學者講道嶽麓一日扣公所學以毋自欺對陳公歎曰公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吾得友矣光宗御極有旨裁湖南月椿之太重者陳以咨公公

以爲月椿誠不可不減亦不可槩減不減無以寬民力槩減則無以贍軍賦厥今惟衡永道三州自來未經蠲賦而諸縣之版帳尤重盍以爲先陳公喜起執公手曰便煩以此意草奏公卽爲條上凡三州月椿之當減者計一萬四千五百緡報下如章旣乃議減帳以三州去臺治遠不但費文移而事體亦有難踰度者檄公親往公冒暑疾馳所至郡與守貳裁處其宜所減者又七萬七千緡有奇民以大寬咸刻石紀上德陳不俟公請薦之朝謂

奮自儒科期爲有用之學見之吏事本自不欺之心蓋以實言旣又屬之諸臺舉員以足改秩知太平之繁昌紹熙癸丑歲大饑荒政行公先料簡饑民爲二甚者計口日給次者減半月給之地遠則委官親授閱明年三月結局公前期請於常平使者民未食新恐爲德不竟請展一月使者下其事于一路所全活不可計縣惟銅官靈巖二鄉游饑而統縣旱不及五分法不應採荒公請于州准故歲行之二鄉之民以濟通判滁州復漏澤園久侵

之地以廣上恩而死有歸貸常平以貯之麥以修水利而生者有養尋攝郡事聿新城樓重建泉水白塔二寨內足以壯觀瞻外足以制衝要轉運司起椿積錢萬緡失舟于瓜步使者牒州拘勘官吏公察其非辜且死無以償卽揭榜聽民投稅出限田契未幾得鎡償之如其數繫者以釋攝郡僅期月與廢舉弊日新又新而郡計視昔亦加倍士民日走詣諸臺願借之畱旣審知其不可則泣送越境初公之在繫昌諸臺咸上其政而前後二千石

亦陸續以聞朝廷已深知其治行至是部使者復據實露奏當國者恨見之晚到闕復陳安邊十策如戍守之實禁卒之選審儲畜謹關隘皆見施行人服其知務得旨與六院差遣時安豐軍密奏淮北流民四十萬且寇淮有旨近臣集議方公謁謝政府有示以密奏問計所出公言今邊臣不善用間言未必實宜靜以待已而果妄執政益知其可用開禧改元除監都進奏院院吏容姦章奏不時達獄案闕狀亦有蔽匿者吏故分八保公令各保

置冊日書所受郵置次日取所屬批收銷注弊以是革院隸門下後省一日以院事謁結事中鄧友龍鄧時除兩淮宣諭使方銳以開邊問何以助我公不荅退爲書上之大意以爲今日之舉評以孫子始計之書無一可者鄧大以爲忤旣兵潰而歸始愧其言二年五月主國子監簿未幾遷大理寺丞有內醫藥童進狀訴有司不爲直其地屋之訟得旨下刑寺擬定其詞乃欲起遣錢塘門外賃戶自營居止公謂藥童職當內宿豈應出居關外端

以僦直稽違故設爲自營居止之說以遣逐之耳宜下臨安府理還僦值而仍其故藥童意不慍挾貴求改且百方竟莫能奪三年十一月權臣旣誅卽寘堂吏史達祖耿棹董如壁于理寺三人用事久士大夫多由其門是獄之起懼者甚衆同列亦畏避不前公慮獄久不決將爲縉紳禍親自詰問旣具得其姦贓之狀卽白之朝黥隸嶺南籍其家得士大夫所與往還書尺悉焚之通衢由是中外以安嘉定改元除大宗正丞傑閣以嚴屬籍之儲

歲久弊甚整葺如新時方更化海內引領望治公
條三劄以獻曰順祖宗之法曰清中書之務曰減
四川之賦丞相錢公參政衛公謹遵行之遷公太
常丞時卿少虛位實專禮文之事頌臺所掌大小
祀服噐皆敞粢盛牢醴取具臨時壇壝亦有圯者
公次第更新之而申敎司各恭乃事未幾祫祭儀
物粲然中貴人有創園亭于郊丘前者莫敢問公
見之謂是可忍孰不可忍中貴人聞之懼不崇朝
撤去權兵部郎官兵興之後邊將上功多濫公考

覈有方曹務爲清輔郡有請增禁卒數百人者長
貳從公問可否公謂增禁卒以嚴守備誠輔郡之
宜然費將安出惟不加賦不虧上供則可不然不
可行也議以是格其年七月面對陳三劄一論沿
邊形勢二論銅錘漏泄三論宗室有罪久閉非宜
上皆嘉納付外施行對畢遂上更迭之請自是凡
八九上錢丞以公篤實欲畱以自助皆卻弗報會言
者欲有所撼動疑公爲黨論罷主管台州明道觀
閑居六年凡四書明道之考未嘗以書于廟堂幅

巾芒屨日與親朋徜徉田里間以觴詠自遣慕陶淵明賦歸來辭忘懷得失故自號歸去老人七年四月官簿之年將及遂上疏告老命下越月疾作因與弟姪訣以篋中所有盡散之又月餘當六月既望卒享年實七十有四當暑大雨驟作凜如清秋官自陞改凡七轉至朝請大夫娶故禮部侍郎金華陳公巖肖之姪女封宜人後公年卒四子長曰渥迪功郎監通州石港鹽場其卒也先夫人五年曰沐今官修職郎監池州戶部贍軍酒庫曰藻

今官修職郎安吉州德清縣丞曰淡舉進士孫曰十能百朋千遇十翼萬雋皆未官公性姿嚴重操尚清平平居無媒語無慢容無聲色耳目之玩縑素之衣有十年不易者卒之日猶起坐燕室疾加革始就枕而逝自其初在廬江攝邑經年第支本俸公檄所過不批驛券在滁陽攝郡乃悉廢互送有餽者易元封酬之凡俸皆計日截支官所市物必倍給其直回翔班著唯遷轉及節朔脩公謁晚歲頗經涉清華皆由序進不自意得蓋其不自欺

之學終始貫徹如此宗族親黨稱力周給女有未
嫁已俸嫁之姪未奠居遜屋居之追孝祖考恨不
及養自高曾以下皆買田家旁以給守者性嗜書
於國朝典故考計尤詳平生喜爲詩自謂非工率
棄去退休方稍稍編錄有歸休集十九卷藏於家
卒之明年三月十有五日葬縣之昭德鄉綺山之
原其後諸子將奉陳夫人之喪合葬屬某爲銘某
嘗與德清永會于茅山之陽辱與之交遂不復辭
某年德清復與昆弟合辭以今奉議郎新知建康
府句容縣事丁君宗魏疇昔所狀公行來請某以
公之行也著丁之言也信皆足以詔後故爲序次
之不疑而繫以銘銘曰言必顧行行必顧理終始
惟一視表如裏曰毋自欺展也君子吾歸孔時吾
樂孔真摩挲松菊左右親賓是以似之歸去老人
若堂其封綺山之麓申浦相望有永其續

故徐府君墓誌銘

余先君雲茅居士嘗舉鄉黨篤行之士以訓諸子
曰若張君子容徐君叔珍可謂孝矣某亟拜問故

先君言二家翁皆鄉黨自好者知學之益不憚裹糧束脩以成其子二君知親之志蚤夜孜孜懼弗克力以爲親羞其所師友皆一時名人旣學成行脩大家貴人爭爲書幣願館致而州縣亦禮請入學二翁幸有子欣欣然樂而忘其老皆踰九十以終小子識之是殆庶乎能養志者某時仰祇明訓退攷行事竊以爲就二君言徐爲尤難蓋世俗以塲屋去取論士張雖不第及其親無恙時猶再舉于鄉徐試輒不效而鄉評不以是致重輕其親亦

泰然不芥蒂蓋知其業之精藝之成亦旣中有可之程特以小不合黜非戰之罪是君不但自信而人信之不但能以命義自安亦有以安其親矣可不爲難乎張君諱溥與雲茅齊年仕未幾而沒沒數年雲茅亦下世其不肖孤所藉以慰猶有先君之執友在而今亡矣則緬焉此情可但遇一哀而出涕而徐君三子忽縞衣鴈行來言曰先墓將宿草矣敢請銘余故不辭首述家庭舊聞而後緒次君之顛末君諱蒙叔珍字也世居金壇曾祖昱祖

中立父璋皆潛德不耀君之學篤於易著易補傳
十卷藏於家又以其餘力旁通陰陽醫卜之書間
亦誦道言其奉親既先立乎大者其養必謹其喪
必哀以常不書靖康之亂外氏孫盡室淪喪君追
惟母志祀享必時伯姊適建昌尉蔣伯堅伯堅死
建昌微君死轉當路無以歸既歸而生者須養而
又白其親斥家財助之始克復常產少與仲兄好
古齊名好古有學行蚤世君教其子迄於成立其
長子既婚而貧且死君爲之葬仍嫁其女其妻攜

二孤育于母家君病革無他治命顧其子曰某姪
之子長矣而不自食不閑於教訓我死汝必攜以
歸教育之俾母墜先兄之後諸子曰諾乃瞑蓋其
夙昔之念如此配譚氏故大理少卿知柔之族夙
有令德以宜其家子春申石遂各執一經女一人
歸忠翊郎舒州兵馬監押趙汝徐前沒孫男女九
人男嘉謀嘉猷次未名女皆未行自淳熙丁酉朝
廷病士之補國學者濫限其來立待補法除歲貢
外枚數預試者二十取一最後十五取一以爲常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一
而君家父子姓名無歲不上下其間鄉黨以是益知君而重嘆君之不遇君之生後譚夫人一歲而死前一月實嘉定甲戌中秋後十日享年七十有二諸孤以明年正月十有三日癸酉合葬君夫人于西千之原東距縣十里銘曰養以志親以遂拊以恩族以存積之厚啓厥後勒斯銘賁幽扃

仲益姪墓誌銘

君名益之仲益字也曾祖杞自丹陽徙金壇祖嗣慶再貢于鄉父桂品對策直言擢甲科授迪功郎爲建平尉母湯氏仲益以孝謹聞而力於學家世策名場屋其季用辰崇雋亦偕計仲益明春秋獨不偶至第歲貢之餘補大學輒居前仲益不芥蒂嘉定甲戌春疴愈而羸頗進溫劑夏五月瘍生於背寒之得不發然竟死年三十九妻徐頻年喪其私親而又寡其哭不忍聞男日嚴女喜皆幼越明年三月巳酉葬縣東北隅距郭門二十舉武從叔某爲之銘銘曰泳者得珠子得則礫帆者方迅子舟則溺孝友之至遺家之戚謂之何哉嗚呼仲益

巖也豐下惟後之殖勒銘幽局寄我心惻

故知和州陸秘書墓誌銘

維陸氏媯姓之別以邑命氏唐有爲揚州長史者
高郵於楊爲支邑因家焉至君曾祖遠有幹方之
才終武略大夫祖植父光弼再世不仕父以君游
太學遇壽典封迪功郎致仕後以君陞朝再贈承
議郎承議當建炎間避亂奉父叔徙杭自杭徙秀
今爲崇德人君諱竣字子高少穎悟以學問自力
入學陞內舍紹熙庚戌天子龍飛禮部奏名第九

廷對擢居第四授文林郎紹興府觀察推官以憂
不赴再調滁州州學教授滁居山谷間士習因陋
君至慨然曰教授吾職也職可曠乎乃尊禮老成
以示之本激昂俊秀以發其文又闢武齋以收勇
果興小學以養童稚由是士皆趨學是舉始有以
進士起家者繼是入太學登名科者相望皆及門
之士秩滿赴闕近比多由掌故升館學君安於平
進第授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浙漕事叢入幕多
貴遊子情不更事間以才選復視富貴可攫取顧

望畏縮不任事惟君明敏而彊毅使者所敬事無巨細悉以委之積數月彊者抑寃者得直臺府爲清中外翕然歸重會詔薦士一時禁路上君名者七人丙寅八月除國子錄丁卯二月遷武學博士八月召試館職時用事者方肆其淫心以規恢復君謂必先盡去中世浮淫靡爛之弊而後可議此末篇復請清賄道以肅官邪皆人所難言奏篇旣上除秘書省校書郎戊辰七月兼吳益王府教授尋遷秘書郎先是嘉興以孝宗毓聖陞府士未沾

恩至是有請參政衛公經王之君亦相左右或言其私寵歸明年七月主管台州崇道觀庚午六月通判和州制置使黃公度以軍賦不贍議散武定軍議者懲雄淮之變無敢任責黃以屬君君謂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力田之民迫於饑寒俛就行伍則去而緣南畝固其本心但頃當薦饑之餘則散之非其時所給不贏數日之糧則去而無其資故不免爲盜今小稔朝廷復厚遺使之退而有以自謀何不可議以是決自廬而和次第縱遣皆按

堵如君言濠梁闕守制置使被命選才以君攝事
方和好未定虜據濠以求成繼以叛卒猖獗至是
甫定或勸宜以親信自衛君謂亂離之後當開示
大公以收人心若藉左右以免未矣入境荆榛蔽
野行數十里無人烟武定卒既散曰惟陸君能拊
我從而受廛者七千人君亦安集有方振贍不遺
力田萊以之日闢又以守備單弱乃援舊比請于
朝俾三衙及江上諸軍畫地分戍既得請君謂客
主之勢宜有以相權郡有使校軍名籍買亂至胥

吏竄名民兵冒請乃親料簡皆爲勁兵總所轉餼
水陸勞費君請計費就糴費省而力不勞故事士
卒曾經借請名曰破券尅納無已時君命人置一
籍計實以除士樂用命辛未長至虜獵對境人情
驚疑鄰郡至傳遽以聞者惟君謀知無他暢飲自
若人恃以安更弊之初君料舊券折閱且不售卽
下令計元直官仍出鐵錢及交子廣行兌便其兌
便所不及卽給之據且上其數於朝俾就易左帑
時諸郡處置失宜或至罷市惟濠晏然如平時南

渡優金邊之郡不起二稅州郡爲量收課子開禧
俶擾併課子罷輸而郡計赤立故諸郡皆以爲言
惟濠屢乞展免其他如修學以養士表孝以厲俗
增吏俸以革貪優縣用以寬征皆於事變膠轄之
時而爲根本無窮之計越明年十一月改知和州
兼管内安撫司公事初君去和吏民相率祭禱以
祈君之還及是懽迎如歸慈母君亦熟其利病所
罷行悉契其心所以養士厲俗寬屬邑恤寮吏視
濠有加郡困於兵井邑蕭條君至未幾軍民之居

畢葺又以其餘力修困倉浚河湟積貯有所城守
有恃事或近名而無實寧忤衆弗爲郡有昭關千
秋澗地非要害昔人一時據以拒敵或據以爲說
遽議興復君持不可南渡初籍丁壯最多之戶爲
萬弩手人許占田三百畝以備器械歲久丁口散
亡田亦他屬中更兵火益復離散而議者欲嚴教
閱君謂非休養士卒數年之後閱實丁壯更定名
籍不可不然徒擾奚益議以是格令附邑者適君
里中人介不受私寓公有不樂者與剽輕士比而

攻之因以及君坐罷明年五月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是歲饑崇德爲甚君與同志爲食以食饑者日數千人自十月以達于來年正月窮日之力不避風雨以是得疾終于正寢實嘉定丙子二月壬辰享年六十有二自道不明士不務內徃徃行不顧言或操持小異卓然不爲俗染復過於自守才不適用若君者表裏一致言不浮於行中外踐揚用不稱其才所謂古之君子才全而德備者歟始余與君爲同年生余生晚弗敢以輩行見君

君常以知友遇我嘗爲余言禮始於謹夫婦故其生平雖妾媵未嘗近與兄壻友愛尤篤入君之家見君事兄如父拊姪如子子姪化之皆秩秩有禮法下至僮隸熏其德亦無傲偃氣游其門者常若春風和氣中所謂身脩而家齊者歟平居澹然無欲惟課子姪以學掇古人切於立身行己之大者書而揭之殆徧屋壁故雖未嘗厲聲色以臨子姪而子姪疊疊奉教丁卯二姪鑣鑰同請監舉鑣登戊辰第今主臨安府富陽縣簿君娶錢氏封安人

子一人鎮甫冠亦以進士貢漕臺初承議君之去
杭也叔父忠訓獨留皆篤於教子故君與從叔唐
老俱名于上庠唐老以兩優釋褐明年君登甲科
陸氏之盛聞天下唐老早世母趙氏惇然無依君
兄弟迎養二十年猶一日仕宦所至必奉以行當
君立朝時鎮已屹然成立同列多願締姻君以女
姪適趙氏多女而貧卽聘趙氏其義槩有不可及
者遇鄉曲無少長必以禮爲之謀過於自爲其立朝
而出爲郡而免咸以鄉人故君無所懲艾自其末

赴滁陽時值甲寅之旱部刺史郡太守委以荒政
已旣厥心至是復以拯饑得疾而死蓋其此心純
乎爲義俛焉孳孳不知年歲之不足至其講論天
下事成敗得喪如數一二則其所以試特其緒餘
耳余尚恐重言之若夫蒞官之廉不徇例以苟取
不賤市以求贏不以公帑爲私惠不以公餽爲私
有雖於今爲難而於君爲細故不書初承議葬縣
之西北崇德鄉之鴈塔君亡恙時從伯氏展省指
其旁小丘曰吾將從先君於此故葬如其志實其

年九月丙午前葬富陽簿奉其父命以書來言曰
吾弟實知君非君無以銘吾弟銘曰操行之純一
家以仁漢萬石君表俗厲賢爲政之先漢韓穎川
臧倉非沮武叔非毀廢興天只鴈塔之原於千萬
年君子之址

故慶元府教授陶公墓誌銘

嘉定辛未夏五月乙巳皇帝御集英殿賜進士第
國學上舍奏名陶君大甄與焉先是君之兄大章
亦由內舍試禮部奏名擢第教授廬州累該恩封

其父士達宣義郎至是宣義攜諸孫及常所親厚
供張和寧門外以須君衣袍乘簡奉所賜尚書勅
牒入拜親管下曰微大人不及此士類榮之浙右
故多大家以教子取科第爲常而登第罕及親在
又兄弟出處不齊惟宣義壽且康而君兄弟初命
卽爲師儒官不屑簿書期會事故尤爲世所歆艷
旣謁選授迪功郎安慶府府學教授甫一歲丁宣
義憂服除得闕惟舊未及戍而逝矣閭里泣相吊
曰繼自今誰恤我者蓋由辛未迄丙子不六年間

而哀榮之反如此余尚忍言之惟陶氏望潯陽散
居江浙者皆其裔君字成之曾祖得祥不仕祖文
幹始自蘇之震澤墅徙嘉興之思賢鄉以長子官
右選封保義郎宣義承父祖業有裕惟用以賑貧
教子性孝友篤實其事親無所不盡母沈氏孺人
沒於慶元間葬所居之西二里比宣義合葬無歲
不增葺居外艱時年已五十毀甚雖疾不御葷酒
少與兄章之齊名章之性直亮然頗傷急君常以
緩濟之家事多屬君君裁處其平無毫髮私君以

爲可章之亦曰可雖財用會計亦不復問多寡盈
縮其友愛如此乙亥夏宅壞於火始議更建余寓
書引禮經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勸使外同寢
興以待祭祀賓客內殊閭闔以便燕私君復書曰
吾兄弟少長相依忍垂老異處乎余忍焉娶雲間
陸氏其家旣析異有鬻業者君受之旣病語妻子
曰吾寧利此我死汝稱所宜盡歸之士以貧告踵
相接一無吝色其所愛敬事之竭力邂逅啟釁曰
吾惟不愧此心耳一無所歸咎鄉隣不能自振者

日闖門自訴率慊意去方宣義寢疾祈禱百方顧以妄施無益默體親志許振貧十歲歲千戶爲錢五百是歲數已益曰及吾未瞑尚再行之繼是母亡母使吾有負也妻子奉承惟謹素善自養至是以飲冷得疾醫曰弱也過投剛劑病遂殆預勅家務細大不遺火後寓居旁舍忽起四顧曰是淺迫宜亟遷趣白章之欲以翌日入新居家人以未訖工難之章之幸其遷而愈也亟命綢繆牖戶夜不輟工明日薄晚君坐藍輿縱觀前後喜見顏色及

臥榻躍而登家人賀曰庶有瘳乎君笑曰吾以彼難於停喪又死非其所使汝曹遺憾故遷爾諾且吾其行乎是夕不寐數問夜如何或曰將旦矣卽戒家人母泣以亂我因正容屏氣而逝蓋其用力於此久矣得年五十四三子長曰子濛蚤卒次子沂子淵習進士業孫男一人宓越明年丁丑夏四月巳酉子沂子淵奉伯父命祔君考妣墓前期子沂衰經訪余漫塘上拜且泣曰銘吾先君莫如子子其母辭余娶君季女弟與君兄弟游良厚悼亡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八
二十有五年而君兄弟愛余如初余而不銘誰當
銘者銘曰維孝維友百行之首旣豐其本宜末之
茂亦旣起之而遂止之以啓後人尚勿泚之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八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九

宋籍男改添差通判建康府太常寺丞直顯閣主管玉局觀漫塘病叟劉宰著
墓誌銘

故翟文學母周氏墓誌銘

嘉定丁丑五月乙酉天子臨軒第進士金壇翟君
起宗以特恩一上居前列勅授廉州文學丁亥捷
報至而君之母周氏死二日矣里中無少長咸助
之哀以母之能成其子而不能少須臾無死以遲
其子之登榮也乃八月旣望起宗杖而起介友人

以謁於余既又自力衰經扣門泣且言曰起宗不肖使吾母有終身之勤而不能致三釜一日之養天地有窮此哀無窮惟吾母婦德母儀不愧彤史或藉子有述焉其猶足以紓終天之痛余辭不獲則問所宜述起宗遂言曰吾母故迪功郎達之女生而柔惠婉德相攸歸于我先君翟氏故家濟州避亂南徙長幼相失曾祖母窵後至與朱氏女偕吾母奉曾祖母意教育之及嫁資送取給焉先叔處中旣孤將流爲釋老之役卒歸之使有家陳氏姑旣寡諸子將離散復聚之使有養雖先君之篤於親吾母有助焉先君力學有聞竟不名薦書而死吾兄弟得不廢書遂賴筆耕以養則惟吾母之教從兄朋及琪之夫婦先後死微吾母鬻簪珥具衣衾幾無以斂手足形先君之喪以過哀得疾自爾哀甚輒發方喪冢婦時已不勝羸至是又喪介婦遂殆然神識了然飭後事甚悉且命速諸葛氏女歸甫至而瞋享年七十有三男子起宗其長次興宗紹宗女四人其三前死適諸葛氏者其季

孫男女六人未名葬用十月辛酉地曰北渚南距縣五里蓋合葬云其惟君之父諱汝霖字祥夫與吾先公雲茅居士有研席之舊全是聞君言又知其母之賢可述也謹緒次之如前而係以銘銘曰子而仕親之志且仕矣親不遲樹欲靜風不停寄斯哀銘幽局

費進士墓誌銘

君諱元之字元善其先自常之無錫徙金壇之孝德鄉大觀中復徙邑之丹鳳里以勤儉自業生之

歲乾道乙酉嘉定丁丑夏瘍生而卒有七十五歲之姥拊而哭曰奪我良子又有八十之姥哭曰喪我嘉婿由其門者聞二姥之哭而哀其無依也爲之隕淚旣而問其家則送終之具咸飭蓋君之盡心於此久矣嗚呼其知所用力者哉娶王氏克相其夫以成其家子曰淵曰源上名太學女適戴元忠葬用十月丙午曰官坊堰南距縣三里淵介其友來謁銘且曰已屏俗尚惟藉是榮其親余重孤其志乃爲之銘銘曰老送壯理之反銘幽局悵莫

挽惟勤惟儉篤於親以遺其後人

丁澹齋墓誌銘

淳熙丁酉朝廷欲收人物之遺重成均之選始命舉場於歲貢外三十取一爲待補太學生是歲吾郡上名者三十人丁君游與焉君時年少氣銳而待補法方新其選又遴不但君以功名自期鄉黨固期之而卒不偶歲嘉定己卯詔下君於是年六十有四且病矣或勸毋行君曰子獨不見戰馬乎聞鼓鞞聲雖老矣伏櫪猶踴躍不自已吾猶是矣

遂行歸而疾革乃九月乙巳卒于家嗚呼以君之才又早聞於人卒不名薦書以死可哀也君字國賓世金壇望族高祖圭朝議大夫曾祖炤有詩名因後湖蘇君庠以烟霏名其亭號烟霏居士祖垣亦以詩與後湖爲忘年交父鉞蚤世君幼失怙委家務於伯兄兄嗜酒生理坐廢君一無所問惟力學受徒以養其母兄沒嫂嫁棄其女民家君訟而歸之嫁之如已出其教人於意無不盡持論不視勢低昂晚名所居曰澹齋蓋飽更世味而後得之

類書數篇藏于家娶劉氏繼錢氏皆先卒女二子
大醇大璋皆有聲場屋孫男遂良二子將以十一
月巳酉葬君孫莊之原而徵銘於余君余所哀也
銘曰由富而貧而業益豐由壯而衰而氣益克秋
高鼓鼙戰馬忘老銍艾維時良苗就槁嗚呼國賓
命乎時乎三子軒然其在茲乎

故張氏孺人墓誌銘

嘉定己卯五月壬戌迪功郎蕭山縣尉孫君沂之
母張氏得疾乃六月戊戌疾革命侍者具常服整

襟肅容危坐而逝享年七十有八闔邑喧傳無貴
賤少長咸會庭下炷香稽首而言曰吾儕越人信
機事佛閱釋子衆矣然其終也鮮克自持如夫人
者所謂得佛三昧者非耶自佛法入中國冠昏喪
祭之禮聖人所以防範人心者盡廢惟敬以直內
一節於聖門爲近似而夫人得之夫人故朝散大
夫主管西外睦宗院大允之姪修職郎諱大用之
女而府君諱大成之正室張氏家京口淶水橋當
四方舟車之會而孫居大港距城遠門可張羅夫

人不知有喧寂之間張氏以儒起家而輔以醫故
生理裕而孫氏中衰夫人不知有豐約之異城市
目不覩蠶繅夫人既嫁惟謹且飭媵侍事紡績不
知有逸勞之殊府君多姊妹未嫁者藉夫人以行
已嫁而反者夫人善事之府君好道術宅心事外
夫人持之以嗇故不匱而祭祀賓客無違禮三子
長淵先卒次泳四上名太學一在首選季則沂也
四舉禮部擢辛未進士第女二人適特奏名進士
原進士胡旦孫男天濟天民天澤孫女三人尚
幼夫人御家嚴以是成其子比諸子既立諸女有
歸諸孫滿前人曰可矣夫人不少弛蓋其平生內
心所主一以敬故其臨大變如此殆未可與學佛
者例論府君之沒也葬所居東南五里黃公山之
原泳沂將以其年十一月庚申合葬屬某以銘泳
妻余妹也其何辭銘曰釋異儒而敬同嗟夫人儼
厥終刻豎珉賁幽宮後千載啓玄風

故廣西經畧司幹官范承事墓誌銘

嘉定丁丑十一月丙申廣西經畧安撫司幹辦公

事同措置買馬范君克信卒於官得年六十有九
明年七月其子燮仲霖始克歸其柩于丹陽又明
年乃得吉卜將以閏三月丙午祔君練塘先塋之
側前期燮衰經從其伯父來稽顙泣血言曰燮不
天大奪之怙日月不居將葬矣而墓未有銘無以
賁諸幽敢介伯父以請某幼入鄉校視君爲前輩
其兄某母黨而先君之執友也垂八十踞鞍遠來
欲辭得乎遂緒次其事君字允誠唐相履冰之後
六世祖自河朔徙居遂爲丹陽人曾祖邦彥祖有

常父道皆有隱德淳熙紹熙間天子推錫類恩以
君常名薦書累封其父從政郎君少穎悟卅角游
鄉校郡博士奇之書于壁曰范生後進之冠甫冠
舉于鄉慶元己未特恩對策始授迪功郎潭州湘
潭縣主簿未上許浦水軍帥奏辟準備差遣將書
再考以後帥不合罷更化初叙前資居戎幙時部
舟師同虜儀真值我師之退有奪甲止火之功循
從事郎尋拜經幕之命在任以互市勞循文林郎
君雖舉進士而薄其科雅以功名自許雖制行不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九
瑣瑣狗繩墨而孝于親弟於兄睦于族信于友有
人所難者而尤喜周人之急以從政公閱其族之
貧創義田贍瑩斥其贏以給紹熙間親年八十集
遠近親賓擊鮮醜酒以相娛樂余先君與焉爲大
書其事以勸人子少請于親委家務於伯兄而偕
仲兄于學二兄各如其意所欲經幕歲上邊市馬
以所親自隨得賞比戰多推恩者二人君首以及
仲兄之子仲莘次女兒之子趙圭次伯兄之子仲
藺未乃及其子仲霖病作或告以仲兄且至喜甚

爲一加餐尋知傳者妄拉涕累日屬其子歸見吾
兄以所以事我者事之勿懈也其篤於友愛如此
鄉人胡君緝性剛烈異甚獨與君爲忘年交胡從
其故人守饒身死而無後其喪之歸也送故不以
禮胡夢於守之所親曰守以吾旅魂無依故薄我
耶吾友范允誠義士也行至矣旣而君果羸糧迎
其喪平江文正范公之族有死于潤之逆旅者其
子無以歛巷泣以訴君聞之爲庀喪具且致歸貲
旣歸其族曰彼非吾宗也猶激於義吾能恻然乎

皆厚爲之禮舊館池帥劉公震家劉死而貧喪寄
淺土微君無以葬其佐戎幕也與故四川茶馬司
幹官王瓌爲僚瓌死寄家于潤喪不能舉君爲買
地而葬且封樹之其在廣西鄉人任君令邕之宣
化死不能歸會君至邕爲買舟併其孥載至靜江
授館致餼比病語爨曰我挈任至此心許偕歸或
不幸我死汝其識之爨曰不敢忘其憂人之憂雖
死不替平居喜從老校退卒語因得古車戰遺法
益推廣之爲連弩輕車圖說上之朝謂陸可馳川

可涉險可析而踰軍行可以束部伍遇敵可以制
衝突其說雖宿將莫能奪朝廷下其制江上諸軍
俾造車如其制復命君董役廬和間會虜退止而
縉紳間率以此知君薦者用爲口實廣帥以其書
鋟木君弗止曰會有徵吾書者他所著籌邊鑑往
等說多切于時以非經進故略君之至廣右也溪
蠻作仇馬不時至君問其故以羈縻州岑汝弼者
與別種黃絜爭招馬之利誘致溪洞於唐興路城
等處爲寇蠻得博馬銀錦而歸率爲所掠故懲艾

不出日圖所以報復君旣馳書諭蠻出馬仍戒諸
洞凡馬所過咸開門獻牛酒由是皆歛兵釋仇而
岑黃方閔各駐兵五千於買馬之左右君復挺身
深入諭以禍福岑卽退聽而黃亦罷兵以故此君
去三年馬至必時而數溢於舊帥管公湛趙公崇
憲前後上功是以有增秩之賞秩滿丐歸今帥鄒
公應龍表薦其能且力留以俟代蓋有以處君矣
而君下世故論者惜之屬纊前一日命吏具公牘
告老比葬命乃下授承事郎致仕君娶趙氏以淑

德著子燮鄉貢進士仲霖進勇副尉前權邕州宣
化縣尉女三人男曰珪女未名燮旣奉君喪就道
復以治命取任宣化之喪偕歸過衡陽故潭州南
嶽王監廟之家在焉旅襯不歸累年矣燮以其居
隣邑併攜以行所過以三樞同舟孤弱咸萃見者
皆盡傷旣問知其王者燮也又尚其義君之死爲
不死矣銘曰氣之克識之明言之文聽者傾用之
晚隘厥成死不忘後之承罔斯光賁幽扃

信菴老人墓誌銘

漫坡文集卷之二十九
嘉定辛巳三月巳酉金壇王君葬其妻于張巷之
原越四月戊寅君亦卒遂合葬實十二月癸酉君
享年七十有一惟王氏世儒擢高第者相望君之
考諱康博學爲鄉先生廷對入等授咸寧主簿以
卒君其長子諱洪字國興晚自號信庵人物峻整
志氣軒昂耻碌碌人後孝于親友于弟篤于教人
意有不可面折無所避聞人所長亦亟稱之人以
是畏且敬焉前葬其子某奉君仲弟言之書謂銘
于其友漫塘叟劉某叟以君能世其學似賈嘉強

直不撓似朱雲嚴威儀正冠佩使人望之不生懼
易似雋不疑再試天廷坎壈數奇又似李將軍不
若妄校尉之封侯可哀也乃爲銘銘曰嘉之學雲
之直雋之抗李之抑訴蒼蒼香無極淵有夷銘不
泐

潘君墓誌銘

潘姬姓之別周文子畢公高之後食采於潘遂以
爲氏世遠族分所在爲著君諱擇師字希明八世
祖仕南唐爲銀青光祿大夫始自湖徙昇居溧之

陽曾祖由祖深之皆晦德不仕父禎擢紹熙二年
進士第授迪功郎宣州司戶叅軍尋卒時君甫十
歲祖訓之學卽自刻苦鄉先達給事中錢公周才
聞之曰吾友戶曹爲不亡矣舉進士一不中卽棄
去闔門讀古書時賦詩以自見祖父旣沒兄弟有
以貧自列再析產不靳其不幸先死則拊其孤獨
君雅不飲然招之卽往好面折人過然退無後言
秦丞相當國士有一日雅立可致身秦故善戶曹
聞君克自植立喜欲見之君曰往不過于名利耳

然得不以道胡以居之固不若仍吾素也族有易
田者酬不當直隣有侵疆者歲滋不已人爲不平
君皆安之曰族均一家隣吾與也是區區者寧足
計耶其處心類如此五十而鰥卽屏居一室榜曰
靖齋人曰允矣其自名也因號靖齋居士少掘地
得古印章文曰壽命昌永果以壽終蓋慶元庚申
十二月十有七日享年七十有八明年嘉泰改元
二月壬申合葬于興賢鄉屏風山寇夫人之兆君
元配吳氏寇其繼也子三人長曰玠以高年且子

爲士封承務郎致仕次璘孫五人長曰彙征擢嘉定七年進士第今官迪功郎鎮江府金壇縣尉次彙亨彙森彙升彙進致仕公學行不愧其先晚猶自力言動皆有法尉庀職三年公廉之操孚于上下又以警捕之餘修庠序之教學者師尊之蓋壽昌之應未艾某生晚性僻嘗嘆比閭法廢而守助扶持之意失喪祭禮壞而奇邪恠妄之俗成聞君平生獨卓然有見里有病疫者雖親不往君常直造其室爲視證詳藥俗以死者年月定某日家嘗

有異率畫室出避而使巫覡執雞操杖擊逐其間君曰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謂有室神也可使死者無依又以妖巫怛之乎斥其說不用卒亦無異某以是起敬恨不及其時登君之門盡訂習俗之謬而致仕公不鄙屬以銘文某謝不能而里中王君去非復助之請王畏友而君之事又所喜稱樂道夫復何辭銘曰心無競茲爲靖世壞俗邪我歎此正昌而永侈厥應裕乃身施其後人

故湖北安撫司參議湯朝議墓誌銘

漫塘文集 卷之二十九
湯氏世居金壇公諱宋彥字時美曾祖忱故贈太子少師祖鵬舉故資政殿學士左太中大夫丹陽郡開國侯累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敏肅父某故某官贈朝議大夫公以敏肅郊恩補登仕郎銓試入上等授迪功郎湖州司戶叅軍階凡十四轉至朝議大夫官自戶掾辟差提領建康府酒庫所准備差遣改秩知餘姚縣通判温州未上下母憂通判慶元府婺州擢知廣德漢陽軍不赴改浙東安撫

議官再授湖北安撫司叅議官爵金壇縣

國男乃嘉定壬午三月癸亥卒于治所享年六十有九公平生忠信孝友無世俗機械聞善樂從人或欺之已終不以是自創喜讀書雖醫巫卜筮雜家者流無所不讀祇以自娛不炫其博自初歷官及倅明婺二州俸入皆裕而公常貧况邦彥嘗爲右司諫有聲當世旣沒而女未行公爲稱貸以遣隨鬻常產酬之三得任子恩皆以與兄弟之子無德色娶蔣氏故御史中丞繼周女先公十八年卒子逾文林郎新紹興府司理叅軍女三人婿曰蔡

廩曹隨周岩老皆名家子廩官黃州公喪過之長女不勝哀而卒孫曰全孫理掾將以其年十一月庚申合葬公于縣之唐安鄉蔣夫人之兆以其與公有連來速銘曰平林蒼蒼平波茫茫有巋斯丘林端水陽樂與魚同機與鷗忘嗚呼德人逝也不亡孫壁祖主胙土吾鄉咨爾邑人式敬丞嘗

故湖州通判朱朝奉墓誌銘

紹興代建飛吳門同年進士居郡城者八人多與余善其尤厚者周君南仲朱君景淵三十年來南仲

與七人者相繼淪謝獨景淵在乃嘉定辛巳二月既望亦以疾逝余不勝悲而景淵之子斐哀乃翁行治命其第木不遠二百里來請銘銘非余能而知景淵莫余先銘可辭乎君諱晞頰景淵字也世家吳門曾祖慶祖華皆終隱父彥贈奉議郎母周氏封孺人君少力學入太學爲諸生陞內舍中上舍試比擢第不越三年初筮法入教官爲養急祿就達康府上元尉始至人以書生易之君卽置三帙凡上一日受委凡符移之下於臺府者籍焉二

日受詞凡牒訴之關於職守者籍焉三日追會凡引帖之下於閩里者籍焉日視事已卽手自勾校而覈其違吏不能欺後數月余始尉江寧倣而行之時人稱兩尉實受成於君代還調揚州教授楊於時爲北邊士習不競君爲之繕堂宇飭教法而旌其行能之異者俗以是勸用舉者改秩知湖州歸安縣縣故事此下疑有缺文君爲之立類帖而催科簡勸義役而役使均置田以飯囚而絕瘦死之寃爲禮以勸分而得賑饑之實烏程褚氏女奴竊藏以

逝其父懼及迫之溺死而訟褚氏疑不能明郡以是屬君君致女奴之第一問得其情闔郡駭歎社稷壇壝傾圮更以石累而闢其致敬之宇又按之禮典新其什噐神用休嘉物無疵厲倪公思一代名臣高其能爲紀之蒲秩舉取差福建轉運司主管文字閩漕時久闕長君提綱惟謹上下肅然受代踰年尚書徐君應龍應詔舉君監司君時居艱又與徐無一日雅或問其故徐道所聞於閩曰是足以爲長矣服闕通判湖州湖經總制額特重會

前政多故吏滋爲姦期會稽違督責日峻君卽與所部約截爲期而除宿負度宜定數而減虛額屬部欣然力省而事集罷爲主管建昌軍仙都觀方屏蹟里門以奉親教子爲樂而君病矣得年僅五十有九官自迪功郎五遷終朝奉郎賜緋魚袋元配周氏贈孺人繼衛氏故贈太師衛公季敏之女封孺人子棐榘木棠棐當受君遺澤以疾遜榘女長適修職郎監常州糴納倉章選亨季未行君賦性直亮不喜媵刻制行平實不爲沽激初吳門同

年之士十餘年間皆有風木之感惟君奉雙親更累任鄉黨榮之奉議府君之喪君年踰五十而猶致毀丞郡於湖便親是爲官不及代年不及壽養不克終可悲也君之尉上元也同志以世道之薄約不求舉惟君爲能踐言歸安寂聞人以前比期其驟貴君惟就部注上元掌市芻芟歲收市例之贏君悉付之吏俾籍以爲公費歸自閩諸子可授室矣而居隘甚故人前騎帥周侯虎以用器質千緡代之結屋丞郡之歸索然無以償比疾革語諸

子吾惟是爲慊謹識之勿使吾有負也裴等泣曰
不敢忘乃瞑周侯聞之曰嘻是區區者何足關故
人之念如此哉卽以爲賻葬用明年三月庚申其
地實湖州長興縣至德鄉福來山鄉太陽塢之原
蓋治命云銘曰耕之地同彼獲則厚賈之肆同彼
鬻則售貨寧彼珍力則我勩嗚呼景淵而止於是
有苾其香式敬烝嘗弁山之陽庶我桐鄉

故宗氏安人墓誌銘

嘗聞古人有言非此母不生此子竊謂生之不能
成未足爲賢母也若宗安人者賢乎哉安人家廣
德之建平代爲儒家曾祖藻祖實父奕皆隱德不
耀安人柔惠之質坦夷之性天得也年十七歸于
同里今致政吳公景吳氏亦起白屋至致政兄弟
始銳於教子安人實輔成之致政公以生理之艱
多畱別墅夜窻燈火安人躬自訓飭比諸子長禮
致明師飲食必親嘗語諸子曰人生不學卽無繇
知古今識理道吾以少事女工不及學用爲終身
恨或他生可期吾志其伸乎凡一語一言意未嘗

不在諸子歲大比諸子試不偶率諉曰命安人無所問伺其情微斬之曰後可以命自諉乎諸子卽痛自劬厲嘉定辛未仲子應龍由鄉舉第太常名在丙科安人喜舉酒屬之曰士方未仕志得一官以興家耳旣仕則當國爾忘家汝其勉之應龍之尉毗陵以官卑職冗爲憂安人曰第母憂惟飭身以正涖職以勤則免矣應龍奉以周旋罔敢失墜會以事忤州將詰責踵至安人問委折應龍具以告安人曰直在我庸何傷後竟無他又嘗獲強盜

應賞格人爲之賀安人聞之感然曰是饑驅而然用以干賞得乎應龍卽謝不受毘陵之歸應龍奉奏辟爲湖廣總領所准備差遣庚辰八月到官湖廣合四道數十州命使幕府事殷雜初鳴安人卽趣應龍起入幕曰寧汝事人母令人伺汝會集則戒以節飲謹言時官守雖多惟應龍奉致政及安人就養遇節朔及生朝同僚相率升堂以班爲壽車馬塞閭巷闔府榮之明年七月望新穀旣升安人猶自力薦新翌日無疾而逝享年七十有九使

者何公炳知安人之賢且以應龍幕畫有助賻卹
量厚其歸也浮江漢而下凡三千里波平如席人
以爲積善之報三男子長晨待試國學次卽應龍
其季應雷出繼叔父先卒女二人皆嫁爲士人妻
孫男之順成大皆業進士二女未行晨等奉父命
將以壬午歲十月壬寅葬安人于縣之宋通鄉龍
柱山前塋兩月聚族而謀以安人順以承夫孝以
事姑睦於娣姒篤於族姻而成其子又如此婦道
母儀兩極其至宜有述以詔來裔不鄙謂某宜畀

之銘方應龍之官毘陵迂道過我漫塘上自爾雖
遠書來無虛歲余兄恭叔尉建平又得安人懿行
於鄉評爲詳是宜銘銘曰孝事舅姑以順其夫斯
婦之謨訓子學殖以茂其德斯母之則龍山之旁
峯回氣藏封之若堂終然允臧

故仙都隱吏知縣洪朝散墓誌銘

慶元初奉詔選士余與洪君叔毅實會上饒君莊
重寡言余年少位下同列易之命題發策皆不及
比試士質所疑肩摩袂屬日旰不止同列或口呿

漫坡文集 卷之二十九 二十九
不能對君獨爲之從容論辨使疑者釋難者窮皆謝非所及而去同列始愧歎恨知君晚凡試之事與文之去取皆從君折衷之余與君爲同年逾厚故是歲聯事者七人而中程之士得於吾二人者幾半事竟不忍別復相與浮舟道鄱以歸別十有五年君爲盱眙法曹幸過余余以病臥家已再歲見君方自激昂以赴功名之會爲之增氣迄于今又十有五年意君且通顯矣嗣子寧祖書來知君由清江宰病歸亦且十年而竟卒于家實嘉定甲

申五月旣望卒之三月乃克葬實所居淳安縣梓桐鄉楊塌之原宿草再矣余感念疇昔悲不自勝寧祖狀公行治屬余銘余實知君而幸後死敢不銘謹按洪氏系出豫章徙嚴六世矣君諱琰字叔毅曾祖孜祖彥正皆有隱德父師騫故漳州軍事判官累贈奉直大夫君學務自得故言若不能出口而扣之不窮智不外暴故事若未始經意而發無不中制行嚴而不崖異以絕物持論恕而不唯阿以徇人故上官及同列率始易而終敬之與季

第璞同游上庠復同登進士第初三王寧國之南陵簿縣介金陵池陽間民慣走臺府視令佐無有間三鄉至以負租爲能比歲不入會君攝事成相率輸歲儉郡官行視民有怨家互訐以訴災不實聚衆挺刃夾橋欲鬪官吏辟易趨避君顧左右取胡床坐橋上衆莫敢越良久散去民相語微王簿流血矣再調南雄州錄事參軍折獄以情雖旁郡亦請于部使者從君求直郡守以意爲獄君爭不聽後竟坐譴言者欲收商鹽以鬻于官公言非便議

亦中格守愧謝且論薦之盱眙兵荒之餘饑羸仰哺而公廨悉蕩於劫灰外廣賑贍內新締建皆受成于君青平山負險盜殺寨主據巢穴聲搖旁近君白郡購獲二十有七人多其渠率郡欲繫治須報君謂賊勢張甚且獄戶草創或乘間奪攘奈何卽梟首以徇餘黨駭散初應募多土人旣獲憂其反噬至是盜去民無後憂德君深爲立生祠君嘗泐檄旁郡值巨寇胡海將逼天長郡不知所爲環兵自守且艤舟爲遁備市人亦束檐伺之君得報

馳歸白郡兵不亟出盜今至矣卽爲據守要害賊
聞引郤黃公度制置江淮欲檄公入幕守曰北門
之重所倚一賢其忍奪之虜孰其名謂權商曰汝
盱眙好司法也用舉者改秩得邑清江時已屬疾
猶以民事自力兩造在庭必親引問懲其事之不
涉已者而告訐之訟息詰其詞之不出已者而指
蹤之黨懼縣以大治有士子以書言明府拘於未
疾若無以起人觀聽而問之邑人則上自士夫下
至僻遠無告之民莫不舉手加額今之作縣者皆

步履便捷運筆如飛而几案之外戶庭之間已有
壅塞不行者明府塊坐琴堂乃能使美意周浹如
此則長民者寧病於心乎寧病於足乎人以爲知
言方上下相安而歸意不可遏乃奉祠去家素貧
不以貧自累去官無贏貲或誚其拙君笑曰人之
貪冒無耻惟不能餓死爾伯夷叔齊何人哉其自
信如此祠請繼四上皆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官終
朝散郎享年七十有一妻安人胡氏先卒子四人
寧祖嘗請舉以君遺澤補將仕郎次念祖承祖象

祖女一人適黃準與念祖同乙卯鄉舉孫男女九人曾孫一人銘曰眈眈而屋簌簌而穀采采兮山之薇彼何人兮孤竹楊埭之原馬鬣其封駕言同歸百世清風

又銘

謂爲訥也而辨謂爲怯也而果蓋其當然者理而其退然者我謂爲豐也而約謂爲達也而病蓋廉於取者義而吝於予者命理也義也取數則多而故嗇之命也柰何梓桐之鄉楊埭之原過我者式之君子之阡

通伯姪墓誌銘

君諱用辰字通伯家自丹陽徙祖嗣慶以詞賦舉于鄉者再父桂岳以春秋舉于鄉者五由廷對甲科入仕終宣義郎君亦三以周禮舉比三世皆嘗在首選君孝於親友於弟自力以成其家不以一毫私妻子其粹於文蓋其餘事嘉定甲申父母繼沒君方在病不勝哀亦卒享年四十六子子勤子才同老女二人皆幼以其年十有二月己未葬金

漫坡文集卷之二十九
壇縣東北隅西距郭門二十舉武距所居什之同
穴前室湯氏左其兄益之叔漫塘叟爲之銘銘曰
才推于鄉行成于家而年不遐茲命也耶宰木蒼
然郭門之偏過者式之君子之阡

故諸葛貢元墓誌銘

惟諸縣之葛別而爲氏其居丹陽之大華者尤著
君諱鎡字大本曾祖暉故贈朝請郎祖材故左朝
散大夫父深故不仕淳熙丙午余時以弱冠與鄉
舉人以爲幸而君之弟鎡實少余三歲余更愧之

問所以學曰鎡不幸蚤孤時其膳服之宜而不使
饑寒迫其身置之師友之間而不嬉戲亂其性以
底于成則惟兄故余退從君族黨質之信而又知
君敬以奉先孝以事親兢兢然常若不及故余雖
未識君已竊敬愛之余後至君家君侍諸父謹甚
旣坐拱而立彌久無倦少間余私問令弟安否時
鎡在病君慘不能對輒泣數行下其誠篤如此余
益信舊所聞不妄余旣臥病不復與世接一日有
縞衣扣門者自言君之子填余喜出迎昉知君以

歲癸未八月寢疾斥遠左右整容端臥而逝享年六十有六配周氏濂溪先生之裔將仕郎宗易之子婦德母儀不愧其先後君一年亦卒享年六十有四填將奉二親之喪以乙酉歲九月壬午葬大華東車莊之原來乞銘填矯末俗緇黃之弊用古禮雖疾不飲酒食肉痿甚望之知爲孝子敢不銘銘曰嗟大本惟純至天作合賢之裔脩于身迪厥嗣率而行之古之制銘以昭之後千歲

故陸文學墓誌銘

惟宋寶慶乙酉金壇復齋陸先生卒享年八十有五乃丁亥二月壬寅合葬于游仙鄉其夫人張氏之塋先生諱從龍字子雲復齋其自號甫里先生世居吳郡其裔孫黻當嘉祐間以校書郎來丞邑因家焉曾祖允祖淵父輿皆不仕先生二歲而孤稍長務學精專雖字畫亦不苟性亮直不能容人之過士友嚴憚鄉隣亦有所畏而不爲歲癸卯貢于鄉繼是五上春官三奉廷對皆不偶曰命也可奈何由是忘情仕祿自放于山巔水涯今天子龍

飛貴德尚齒先生遂以累舉恩與其子坦之同授
信州文學鄉里榮之次子漸之蚤世孫中行習進
士業銘曰游仙之鄉鬱鬱佳城咨爾後來想見儀
刑皓首龐眉商山之侶詩酒平生甫里之雲仍

故分宜知縣于奉議墓誌銘

于氏姬姓之別至漢丞相定國始大代爲東海著
姓其居毘陵者自盱眙徙盱眙地近東海豈定國
之裔歟余蚤游塲屋聞毘陵之于兄弟踐世科有
以經學魁南省者恨不得從之游今老矣而里中

修職郎前嘉興府海鹽塲支鹽官張君榎顧俾余
銘其婦翁分宜大夫之墓問其族于氏則向之有
聲塲屋者皆其伯仲也余其何辭君諱璿字伯玉
曾祖溥故左朝奉郎汝州司錄累贈金紫光祿大
夫妣黃氏廣陵郡夫人祖霆故朝議大夫知漢州
爵文安縣開國男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妣王氏太
原郡夫人父倣故朝奉大夫通判鄂州母徐氏宜
人君以父任授平江府崑山尉信陽軍司理連丁
大艱再授光州定城尉爲武安光山軍節推用薦

者改秩授奉議郎賜緋衣銀魚知袁州分宜縣以
寶慶丙戌五月壬午卒享年五十有九娶徐氏三
子懋杲格皆好學二女張君梗其長婿次適承議
郎通判建寧府張君存存後君四月卒懋等將以
來年二月五日葬君武進縣懷德鄉蔣渡之原前
期介張君以請余雖企慕君家儒學之盛願得以
鄙文自托於不朽然實未詳君行治張君爲余言
君賦性寬平臨事耿介內行甚飭久要不忘其尉
定城也以選攝郡博士者三年士服其教秩滿借
留者衆郡上其事有旨中書籍記其在長沙也慕
府事殷剖析如流見謂撥煩吏浮光企邊會虜入
寇協力城守虜去而仕者無固志君獨遲留者四
載分宜始至積負餘二萬緡君不以趣辦爲能首
以寬民力爲請至不勝期會之迫以俸代輸夫博
士兼官非學不能中書籍記幕府專決非才不可
事不辭難之謂義歛不及民之謂仁張君之言信
也君其庶乎銘曰尉以發擿爲功而教以譴之令
以趣辦爲能而寬以便之詩書之言庶其踐之告

後千載尚想見之

漫塘文集卷之三十

宋籍畧駱羞通判建康府太常寺丞直顯閣主管玉局觀漫塘病叟劉宰著

墓誌銘

巫伯正墓誌銘

歲嘉定己卯余與二三友謁季子祠前一夕艤舟延陵有儒衣冠篝燈出迎者視其謁巫姓問其族曰句容之青山問其業曰掌鎮之權酤有年矣余疑焉夫權酤之事急之則怨緩之則弛官有難之況私乎三家之市猶難之況古千室之邑乎翌日

往謝見其內外應酬甚整且暇問之鎮人自君之
來凡吉凶之會未嘗繩其私亦未嘗強其所不欲
日與人相安於無事而課入有經亦不至甚窘迫
余聞之愈疑君其市隱者歟既歸而其子謙亨來
見從而問焉又知君盡禮以事其親竭力以教其
子閔仲父之客死躬致其喪且恤其家念諸弟之
同氣躬任其勞不私其有益知所以能信服其市
人非苟然者歲丙戌八月晦謙亨忽以書來言吾
父以七月癸酉棄諸孤得年甫六十有三今將以

九月壬申葬於趙干實先祖塋次君幸知吾父宜
哀矜而賜之銘銘非余能然余病權酷之爲人害
久矣若君者余固喜稱樂道之故爲之書君諱大
方字伯正紹興樞臣之從孫祖葬父慙俱不仕娶
張氏再胡氏皆先卒二子謙亨待補太學生泰亨
二女任昉太學進士費熙朝其婿銘曰紛乎其來
而能應泊乎其中而無競君子人歟嗚呼伯正

故澹軒先生艾公及其妻李氏墓誌銘

嘉定初元六月庚辰京口鄉先生澹軒艾公卒享

漫塘文集卷之三十一
年五十有六七月庚申葬丹徒縣崇德鄉查澤之
原後十有九年當寶慶丙戌九月庚申其夫人李
氏亦卒享年六十有九以十月丁酉合葬先生開
門授徒垂三十年熏然其和粲然其文見者知其
全德君子故父兄勉其子弟子弟請於父兄來學
者肩摩袂屬既戶外屢滿無所容席則擇其已成
立者時其課程使歸而求之嘗謂習能移人學者
尤貴相觀而善故凡所進教必其質美才良否則
雖情之親幣之重必謝遣故游其門者多俊秀二

十年來鄉之名薦書取科第者非其門人則其壻
若子又否則其肺腑之親其教益明其道益尊其
諸子與其門人猶懼方來之無窮師友之淵源或
紊無以發潛德之光照臨艾氏乃因夫人之葬枚
述所聞授簡于某俾彙次之謹按艾氏魏晉以前
皆齊大夫艾孔之後至後魏改侯斤去斤三氏皆
曰艾而族始分先生裔出潁昌曾祖衮故供備庫
副使騎都尉武功縣開國男祖均故從義郎父欽
文十歲陷虜得間南歸遇其母於京口遂奠居業

漫塘文集卷之三十一
醫以養有以疾請不以豐約異視不以寒暑憚行
紹興辛巳虜斃而我師還遇疫郡督醫就視率具
文以應惟公究心所療皆愈歲嘗大疫視證惟香
蘇飲爲宜而病者多莫能家至則置錡釜煮藥於
庭來者飲之或恣所酌取人以全活公平生陰德
甚多惟舉此二事語人曰吾子孫會有興者先生
丙午壬子再舉於鄉公猶及見之先生諱謙字益
之明敏過人孝友天至初從小學師豐公旦歎其
穎悟曰不可以吾故妨汝之進卽介以從故泰興

大夫杜公士英杜時與故吳興郡博士陳公珙金
陵郡博士田公曉浙東部從事葛公師心皆以鄉
先生爲後進師四公每相與評門人無出先生右
田公唱第中都委攝領諸生歸視所習業悵非所
及陳葛皆遣子從之葛之子文昌遂以癸未歲擢
第蚤歲兄弟以乃翁日入之裕用頗不節先生自
買書外一毫不妄費知乃翁欲其力學以立門戶
晝夜服勤隆暑亦籠燈露坐里閭嗟異親亡以家
務自任者十五年中外無間言兄弟有女無以嫁

亦不以嫁而失所托者皆一力經理不異已出入鄉校以講說爲職每朔旦橫經堂上聽者於其句讀抑揚之間已得大意及其敷述辭暢而義明守貳以下無不耳受心悅爲正錄謂學校紀綱皆已自出小有不謹則上下玩視紀綱亂矣故動必以正舊或以教養公法濟已私先生飭門人非自能文不得食公廩諸子雖累試優不得列職掌郡博士小不合卽棄去後雖巽謝終不屈以其所已爲遡其所未爲以其施於庠序者迨其施之朝廷其

所著見可勝量哉可勝量哉初先生長女及笄求者多富室大家先生靳不與顧以與學子高君炎高戊辰春及先生無恙時擢第以歸今官承直郎新寧國府府學教授志以所學見之行事鄉里服其知人李夫人南唐之裔父彥故贈承事郎兄紳登辛丑進士第終通直郎弟綸登丙戌進士第今官迪功郎新無爲軍無爲縣尉夫人孝以事舅姑和以處娣姒順以事其夫嚴以教其子先生嗜書夜過半未卽寢夫人不敢寢常視膳服之宜而敬

進之先生沒夫人猶夜課諸子讀書不少懈用能
成其子慶洪慶遠皆三與鄉舉慶長與其舅李綸
偕爲丙戌進士子謝母慈弟德姊教鄉人榮之慶
增更名洵壬午舉首慶善與季女適孫氏者前卒
孫長曰桂孫次未名先生歲晚理學明世念薄名
所居曰澹軒集所爲文曰澹軒類藁三十卷手編
易學理窟一卷治古事類二十五卷古文業珍五
十卷皆藏於家自釋氏之徒入中國與老氏之徒
相比誑惑愚民至謂喪祭非我不可慶洪等曰我
儒家也鄉人於我乎觀禮吾何敢戾所學以辱吾
親李綸高炎贊之故畫屏俗尚來速銘銘曰紫金
西峙京峴東環鯤化鵬搏二十年間維子維壻維
我高第中權後勁有來方銳於乎先生身屯道亨
我嘗言之彼作而行查澤之源芴芴佳氣向我伉
儷祔於祖禰其心孔夷其居孔安銘以昭之千古
不刊

故通判滁州朝散鍾大夫墓誌銘

朝散大夫新通判隆興軍府事鍾君隸謂其友漫

塘劉某曰吾先君子篤行稱於鄉廉能聞於時學問詞章知於前輩沒之歲故國子祭酒李公祥幸無恙猶及詳行治於編自爾以來三十年鄉之故老彫謝當世名人之知吾先君子者亦益落而墓未有銘將無以表諸幽子雖生晚猶及登吾先君子之門微子尚誰屬某於隆興少長有分義不應郤而滁州令德李公言足以徵也故爲序而銘之惟鍾氏同姓而異出其一鍾儀之先仕楚以所食邑爲氏其二楚將鍾離昧次子接居潁川長社別

其族爲鍾氏繇卽其後繇弟演玄孫雅過江爲晉侍郎則建鄴鍾氏當本此而公之先自建鄴之桐井徙焉公諱將之字仲山曾祖順祖父皆隱父久累贈奉直大夫喜教子紹興十八年公以鄉舉與兄由太學皆試禮部公獨擢第授楚州淮陰尉改盱眙軍教授軍當南北之衝時方和戎中貴人賓餞使客郡將常率僚屬迎候公不往曰我與彼不相及也聞者多其得體地並邊學徒不至公訓迪有方內郡學者爭趨之秩滿調泰州教授當辛巳

壬午虜退而守用武人學廢不治亟請於部使者
一新之再歲以京秩薦者八人俄丁外艱服闋咸
謂盍苟就見次滿考以應銓格公笑曰淹速有度
固可以人力計耶再調常州教授遲次者七年常
故多士而校官失職善士以入學爲恥公取之以
文厲之以行而懲其不率者未幾士習一變學田
占於巨室累政不敢問公極力歸之選部計考更
秩合解印去郡守楊公萬里奏留之代還周益公
知正咨其賢俾免作邑監左藏庫蓋將用矣公安

於平進且志在及民卽退就部注知和州歷陽縣
平易近民民懷其德屯田與民田相錯官軍怙強
失和公常持其平先是上屯田之籍於朝頃五百
軍校利廣占誘數不足前令懼罪則括民田之贏
以益之民田久耕爲力易易屯兵便之則責償無
已公力疏其實於當路謂淮田有贏豈惟歷陽且
久耕而驟奪之今有死不能爲也事以是止通判
滁州值歲不稔與守協謀先事而備民用不饑旁
郡有囚久繫公奉檄一問得其寃破械出之聞者

漢城文集卷之三十一
七
駭愕已而正囚果獲鍾氏世家丹陽練塘上平波
百頃繚以長隄隄下淶水循渠高林障日疎籬矮
屋參差於朝霏暮靄間者公之故居而松菊叢然
者公歸自滁所手植也蓋將老矣而太夫人在堂
勉之仕不得已造朝遇疾而歸道卒實慶元丙辰
四月乙卯享年七十積官至朝散大夫累贈宣奉
大夫公孝友天至恬靜自將奉直之喪凡橐中金
悉以爲太夫人奉夫人公繼母嚴事如實生已歲
租委諸弟未嘗計盈虧官海陵時攜季弟宜之行

教之力遂擢淳熙二年進士第歷官幾四十年而
後更秩中間後次之年居什之八旣更秩猶須校
官秩滿蓋其中泊然不以仕止久速累其心而自
視歛然又有不可及者在毗陵以郡守楊公萬里
老於文墨凡所論著必求正焉故文益工在滁陽
郡守石公宗昭常從呂太史朱侍講遊析理精甚
石雖以父行視公公不以齒自負相與講切至窮
日夜故理益明娶李氏卽祭酒之族生一男一女
隸也女嫁進士諸葛松繼室以先夫人之妹生一

女繼室於諸葛氏隸初以公恩出仕後擢慶元二
年進士第假守濠梁嚴飭武備虜至輒卻濠人至
今思之孫男某從事郎新監平江府大軍倉某將
仕郎女嫁某人沒後十閱月隸奉治命葬公於壽
安鄉下邳村祥子岡之原葬後三十年始爲之銘
銘曰仕優而學學優而仕如水有源源深流駛世
衰道微學非爲已假道詩書藉口仁義幸而得之
如蟬委蛻偉哉滁州惟學之嗜早歲決科歆然自
視楊氏之博石氏之粹生乎吾前吾知敬事生乎

吾後尚德非齒理析其微事求其是俛焉孜孜不
知老至是訓是行以啓來裔壽安之鄉下邳之原
過者式之君子之阡

王進士墓誌銘

進士姓王名士朋字致遠金壇人父顯道以醫聞
士朋少爲士爲醫爲賈旣自力以成其家而終於
爲士其志也生之年淳熙丁酉乃嘉定己卯二月
戊寅疾卒於是雙親老矣子仲季猶幼祖孫間
不勝哀然視其家棟宇聿新田園略具仰有養俯

漫塘文集卷之三十
有育則士朋死猶不死也庸何哀先墓在縣東岳
莊長子錡奉大父命以其年七月巳酉柩葬漫塘
叟爲之銘銘曰親喪良子子失慈親書幽詔來勒
此堅珉

故知潮州侍左林郎中墓誌銘

紹興癸丑故相忠定趙公以吏部侍郎知貢舉將
出院矣點檢試卷官彭公龜年偶得落卷奇之以
示忠定忠定讀不釋手至策卷以剛健中正爲君
德至論漢威靈事以寬恩特貸於貂璫峻法獨施

於善類爲君德不立之過忠定拊卷曰場屋有人
焉卽命更考而前考官御史也莫之敢擢忠定卽
手批其卷擢置前列旣揭榜視姓名君也蓋忠定
帥閩時旣聞之矣故益以得君文爲喜士亦以先
覩爲快御史滋不平卽上章劾忠定黃公艾時在
後省復以御史爲不公繳奏之故以進士起家而
一朝名動朝廷未有若君者而黨論亦自是起君
諱復之字幾叟一字亦顏其先大梁人南渡家閩
曾祖茂祖彞皆不仕父椿贈宣義郎君少嗜學所

從遊必嚴師友試鄉校及國學多占上游廷對擢
 第七調筠州教授丁內艱服除仍注前闕筠之學
 廩薄君為請繫官之田且輸其直千緡得之養士
 倍常時更創大成殿講堂闕敞高明率過其舊縣
 庠在學之後別為一區君合而一之闢其中祠先
 賢而釐其旁為四齋以處他郡之來學者戊午秋
 校文廬陵時黨論已熾士大夫頗有陷者君以民
 心士心天心發策其中及列聖之事云有田有賦
 曷嘗不取諸民有身有庸曷嘗不役諸民而愛養

之恩備形惻怛臣下之不協於極豈無湯沐而櫛
 治之瞑眩而鍼砭之而拔拭洗濯且無終棄夫昭
 昭之鑒不可以矯飭欺也億兆之心不可以小惠
 結也士大夫之心不可以爵祿啗也讀者為之悚
 慄尋有旨索考官名銜人為君危之君曰吾言無
 愧庸何傷未幾又有傳時相欲處以掌故者人為
 君喜且勸通書君笑曰吾向固不敢辭其禍今安
 敢倖其福秩滿授潭州教授士不堪前政之弊迎
 君車誦言請盡黜職掌而試諸生以補其闕君告

之以師生有分少長有儀那得爾既噤不得施則請於府府下其事君曰吾寧不為長沙官不可壞長沙之俗置不問徐以公論定去留人無間言昔南軒張公寓居長沙朱文公亦來游相與以義理之學訓諸生微言猶在君益推明之暇則相與命舟浮湘過嶽麓書院遡朱張之風想浴沂詠歸之樂士習為之一變甲子秋邊釁開君校文於衡又策諸生曰自藝祖庚申至哲祖庚辰一百四十一年一時憂國之臣以為太平日久猶安樂之人年

過百歲當兢兢愛護自迄爾今又一百一十載矣可不思所以培固之乎自熙寧大臣誤投不當用之劑亦凜凜矣幸而元祐九年之治藥傷補敗故事勢已搖而復定紹聖諸臣復出而震動之病狀雖同於前事而體力異矣況在今日繫欲懲艾既往若何而可蓋以權臣輕用人言動搖國勢之故初君在筠張公孝伯實帥本道既君來潭而張位樞府君知其人頗以調娛時事自任凡再貽書於張其一謂今之患近不在民遠不在邊物情未安

特在士大夫議論之間士大夫平日之所講明亦各有義矣義在人心如權度一毫不可欺合於義爲是否則爲非是是非非於黨何有方道學盛行其間詭僻迂恠徃徃有之天下之人亦曷嘗盡以爲是哉一旦反之而根排痛詆亦豈無過當而未厭人心者惟權是非之柄者公是公非而不使私恩私怨參乎其間則黨論息人心安矣其二謂周禮六官之長以宰名官傳者謂劑其清濁和其剛柔而納之中和曰宰某竊有感焉夫五氣之運參

差不能無剛柔清濁之異爲人物之宗主者當裁而正之均而節之使不至於偏勝夫特立之操百年扶之而不足卑柔之俗一日成之而有餘一二十年來人才英特之氣不振甚矣振而起之納之中和而收之以爲用獨無望於今日乎張公識其意一時消平黨論激昂人物之功爲多開禧丁卯天子更化召用故老君時在部以選爲省闈點檢試卷官尋差主管戶部架閣文字朝廷典章文物於故府有稽焉而主者無畱心

棟宇日壞君葺新之滿考除國子正改宣教郎嘉定已巳夏旱詔求言君言君德猶有萬一之闕非英斷乎兵戈何事也高廟艱難三十年欲靜而不得靜孝廟積累二十七年欲動而不得動權臣輕動於一朝陛下唯唯從之往事已矣自今脫復有誤陛下之聽者何可不察社稷不堪再誤生靈不堪重擾天幸亦不可常得也時景憲方擇妃則舉元祐范太師之言以爲鑒邊帥有未馴則舉唐末不能制河北之事以爲戒皆人所難言尋當面對

復以君德剛健中正進說而以巽懦不立爲非剛始勤終怠爲非健是非不明邪正不判爲非中正天顏若爲之動越三日遷司農寺主簿視事之始殿卒有譁者蓋倉吏受給之不謹主帥紀律之不嚴其來久矣君曰是當先治其在我者卽竟吏之罪帥亦內媿取譁者悉懲之而舊習浸革遷太府寺丞外府總貨財之出入冗最百司人謂君學省之望宜不屑此君盡職不懈明年將差省試官君以嫌辭執政語君往年以君考試舉人皆相賀君

何可辭遂爲參詳官遷太常丞容臺典禮自出時
卿少虛位君實專之鄭俠法未應諡君爲之請以
旌直諒牛羊司職非所隸君治其罪以戒不共未
幾面對援詩書所陳乞用常人吉士時頗有以傾
覆售者故君言及之明年權少卿朝陵回仍以丞
兼侍左郎中左銓劇曹郎官日不暇給君思有以
革之旬日出令戒暗展判成之日稽隱漏已出之
闕避親改注委之本貫保明批書疎漏責之外臺
檢察其末飭士大夫各守禮遜毋相攻訐若然當

予亦奪俄有犯者君併奪之選曹爲清磨勘轉奉
議郎居無何丐外差知潮州先是颶風爲災瀕海
民多蕩析君至卽戶給錢米振贍之海濱創見咸
相率祠神祈福以報嚴保甲之防而盜者息懲宗
姓之橫而居者寧征商額重君裁之而行旅願出
於塗吏下鄉擾民君申禁之而農者願耕於野零
米場郡計所仰廖公德明爲帥減米直之半歲失
萬餘緡廖公去而州縣凡所罷行皆復君獨不可
旣綱理略定擬上便民五事如漏舶之害於民強

盜刺配二廣之害於官逃產避役之害於下戶皆時所急奏未上會君以疾卒於州治之正寢時實嘉定癸酉四月十有二日享年六十三娶吳氏封孺人男夢庚浙漕進士三女朝奉郎新通判全州李寧之浙漕進士李發先文林郎曹南老其壻孫男女四人初余婚於嘉興陶氏君實館其家一見如舊識余時年少氣銳視天下事若無足爲君徐折以一言輒惘然自失由是得師焉夢庚旣以君卒之明年襄大事於鼓山之麓後十有五年始介

君門人國子進士李雲龍以書來速銘會余多故未暇而李君請不已其篤於師友之義如此余可忘師友之義乎銘曰唐世黨禍昉於科舉意向一分恩怨爾以癸丑之事蓋亦近之懇懇潮州遠詢近規節治鍼砭卒以全護列聖相承盍求其故根排痛詆未厭人心是是非非盍審於今勢方動搖宜鎮之靜俗墮卑柔宜矯之正黨論以平善類以寧允矣潮州言明且清朝行風采海邦惠利有燁門施於君爲細世方顛顛君車不東鼓山之阡過

者必恭

故知麻城縣翟承事墓誌銘

君諱起宗字元振其先自濟徙潤居金壇曾祖悌祖某父某皆不仕君年十八舉進士以累舉恩對策入官主黃州麻城簿先是殘虜入寇道麻城井邑煨燼簿久闕員君獨勇往值虜復入率民保聚山谷奉檄餉給援軍公私賴之以選攝令兼義武民兵軍正通商惠工而止旅密賞能罰惰而武備修以功辟真令請通理三考解罷有旨因任不懈

益虔自官寺以及坊市皆創立踰舊既庶既富乃建庠序乃崇先賢之祀而禮教興焉揆路知之秩滿將驟用乃寶慶丙戌十月七日不疾而卒享年五十七娶蔡氏繼趙氏男大任女三人二未行其弟興宗紹宗以明年五月己未奉君喪歸葬縣北五里北渚先塋之右銘曰用非所習而習行不期止而止英靈炯然體魄降此

茅進武墓誌銘

邢茅胙祭皆周公後而茅為顯姓曰焦曰容為秦

漢聞人其學道句曲山者世以爲仙蓋儒者所不道君諱拱字國老世家潤之金壇句曲山昇潤接境豈仙家之苗裔歟祖襄勤儉起家父守全以慷慨受時貴知入官僅一監常之湖汊鎮遂不復仕官止忠翊郎君早游京都有導之入省爲中書門下守掌官者意有所不樂卽棄去尋補進武副尉曰是免爲白丁矣因還鄉里一意養親忠翊旣沒家產析爲四又以四之一爲三而僅得其一向之良田美宅皆非已分君泊然不以介意旣而諸父

與兄之子若弟得之而不能保皆輕棄賤售君念父祖之艱難言及輒泣數行下因晝夜自力雖饑寒不顧曾未幾時復反六七人以爲難因別墅爲宅環植花菓帶以踈篁稍營土木爲臺榭時從親友徜徉或遇林梢脫實葉底飛香時鳥候蟲有槩於心卽坐胡床命歌者進酒軒髯以笑以是自樂終其身旣生理有裕常厚爲之禮以延師旣二子長立則又以教諸孫故仲子岳長孫一鳴皆嘗上名太學岳代君統鄉兵能訓齊其人鄉黨稱之後

補將仕郎餘皆業進士歲丁亥七月得疾不治曰
人稀七十吾旣八十有一矣亦又何求以是月四
日卒娶許氏故湖南提刑之孫與二子煥岳及二
女皆前卒惟適張氏劉氏二女在孫用德用虎一
飛與一鳴爲四曾孫男女各一以其年十有二月
癸丑葬所居伏塘北原許氏弟大舉鄉長者也叙
君之事求銘某不得辭銘曰勤以復之世業不墜
誰無父祖我則不愧禮以延師而勉之學誰無子
孫我則不忤十畝之園花竹回環八十餘年樂此

餘閒伏塘之原死生同里百世之下猶應登此

李氏墓誌銘

慶元己未堂兄德勤以女歸徐氏子椿椿早孤而
貧余疑焉以問先兄曰是非汝所知吾聞其母盛
年寡居力貧守義仰以奉其姑俯以育其子族黨
無間言此世所難宜有令子以答其意余退而詢
其母誰氏則唐李氏大鄭王之後家藏唐誥命率
與史所書世系合代有顯人淳熙中試博學宏詞
科爲天下第二卽其從兄余以是知其家法有自

先兄沒余二十年椿與其弟自彊頗以孝友聞於鄉椿尤能泰然自處不以貧故戚其親方椿自彊之幼伯叔尚無恙皆意氣凜凜而椿自彊獨孤弱見者憐之伯叔旣沒其子皆不能自保其居卒全而有之者椿兄弟也可不謂能歟余以是服吾兄之先見且知非此母不能成其子寶慶丁亥母於是年七十有八矣而視聽不衰間猶能紉縫以率諸婦一日忽呼子婦諸孫執手語別未幾而逝實六月中澣時方盛暑淒然如秋人以爲異夫諱汝士亦鄉善士其卒在淳熙壬寅女一人今適李子祥孫四人康伯通伯安伯文伯孫女二人長歸母氏之族曰景祚幼未行葬用其年十有一月丁酉地曰游塘在所居金壇縣東五里蓋合葬云椿自彊來乞銘余因爲書所聞於先兄者如此銘曰年盛而寡子幼家貧矢死靡他賢哉若人游塘之原故歛克合子孫其昌展也如答

故安人陶氏墓誌銘

紹定戊子秋九月乙未故兩浙轉運司進士迪功

郎臨安府臨安縣尉吳江葉府君之妻安人陶氏
卒其孤成忠郎觀與其弟茵若蒞卜以來年正月
丁酉奉其柩合葬於長興縣惟新鄉府君之兆前
葬狀安人之行函書泣授使者致之於某曰吾母
故家嘉興之柳澤祖文幹保義郎父逢忠訓郎兄
洪與其同祖兄大章大甄皆由舍選擢上第卽授
郡博士其他亦多名薦書入太學號浙右儒家吾
母生於乾道己丑旣笄而歸我先君越二十有九
年當嘉定丁丑先君卽世子五人女嫁庚辰進士

儒林郎嚴州錄事參軍張琥吾兄弟之不肖喪吾
先君且一周星所以能不失其身不墜其家者惟
吾母是仰吾兄弟方日夜相勉期收塲屋尺寸之
效以慰吾母而吾母逝矣天地有窮此哀無窮惟
勒銘幽窟足以昭不朽而揆之法銘不下五品稽
之古銘不及婦人觀等不勝罔極之情用敢忘其
分之僭技血修辭布之下執事或略其僭冒接近
比而賜之銘則吾母雖死猶不死君之惠也惟君
圖之某前婦卽安人堂妹居相比年相若情若同

生某之初尉江寧府君與安人親飲餞之分不爲不厚吾婦亡急時能言安人之在家也孝於親友於諸姊諸妹逸而能勤豐而能約女道之得也其旣歸葉氏也移其所以事親者事其姑而姑悅移其所以友其姊若妹者友娣姒而娣姒睦事夫得警戒之道御下識寬猛之宜婦道之得也今又知府君之旣沒也安人以身之所以自律者律其家而家以昌以夫之所以垂訓者訓其子而子以成以昔之所以奉其姑者奉祭祀而祀事肅母道之得也至於閔歲之不易振廩以食饑捐藥以起疾給樵櫝以歛死者所及且萬人則其高誼蓋有烈丈夫所不能爲者銘其何辭府君諱時可字行之其世系之遠德履之粹旣有銘之者矣故不書安人封不繫其夫晚遇恩也銘曰德之備家之肥階庭青紫儼輝銅山之原古今

故王武德墓誌銘

君諱元實字輝之常之宜與人曾祖某祖某父某世以儒爲業君兄弟四人而舉於鄉者二君獨患

近世文武大分儒者不復知兵故俛而入右庠升外舍擢淳熙丁未甲科人謂君起家寒素宜從軍以求見祿君謂吾豈屑爲溫飽計者卽退授安豐軍霍丘尉縣當窮邊與虜相望君控揜得要巡徼有常邊陲晏然前後守將皆上其蹟於朝秩滿調澧州石門令興廢補弊亦既有緒以新制罷會故人尹京辟監桃源酒庫實資幕畫之助再調武岡軍綏寧令縣居溪洞之衝民獠雜居小不慊輒起相殘君謂喜鬪輕生夷獠之常然亦人耳寧悻然

不可告語每兵刃欲接必親造其壘以理論之故比年無事夷獠感德至率七洞丁經本郡及部使者丐君畱郡及使者皆上其事禁從亦有以甄擢請者會以外艱去服闋朝論以君昨宰綏寧威信行於蠻徼擬知南安軍君以資淺力辭命格不下連任江陵府鎮江府都統司計議官在江陵當斬黃擾攘從主帥出入襄樊禪贊非一在鎮江當徙軍盱眙往來區畫主帥受成焉最後欲移屯承楚君謂宜以覆車爲戒與帥異意辭歸京口未幾果

漫塘文集卷之三十一
敗人服其先見秩滿丐閒差主管建昌軍仙都觀
紹定元年七月十有七日卒於家遺言惟戒子孫
以不可不學享年七十有二官自承節郎累轉終
武德郎配張氏子曰燧承君遺澤次日燁前君十
有三年卒曰燁後君四十有九日而亡女孫二人
尚幼燧將以來年正月十有九日葬君縣之山亭
鄉上潘墅祖塋之東介其舅溧陽丞張君汝永來
謁銘予與君無一日雅而張君子畏友也詰其言
曰信故謹而書之而系以銘銘曰士競於文君矯

其偏理民將略式究其全士競於得君安之義豈
其皇皇如賈趨利再臨邊縣拊之以仁民獠翕然
和氣如春幕府重游有言必公從也爲是捨也爲
究視邦選侯論功孰多而取之廉師言謂何潘墅
之原卜云其吉詒爾後來斯言之質

故孺人項氏墓誌銘

幼學壯行士之所難矧伊女子若項氏孺人其學
而能行之者歟項氏唐詩人斯之裔由江東徙台
又一再遷今爲黃巖人曾太父某太父某父某故

迪功郎孺人諱某字某稟姿淑慧女工不待教而能六歲從句讀師授內則女誡列女傳及韓柳歐蘇諸詩文歷耳輒成誦稍成深居無事取司馬公資治通鑑閱之世治忽人賢不肖必要其歸故其閱理明持身謹旣笄選所宜歸得今武進大夫承議郎賜緋魚袋陳公說之字以道大夫台望族其祖獻肅公諱某位諫官著直節父寶謨閣待制某治劇爲能臣孺人起寒素歸大家率禮而行入門而闔族賞歎大夫前室童氏二男一女皆長孺人

旣至以婚嫁爲已任奩中物多以畀其女事舅姑盡孝敬其有不安節卽不釋冠帶不御脂澤藥餌必手進寶制與信國畱夫人甚愛之歲在庚辰寶制尹京有以迪功疾諭孺人席不安食不甘亟請得歸寧未幾信國計至而迪功亦卽世孺人號慟幾絕者數四後二年寶制奉祠歸又明年屬疾孺人曰曩以吾父故不得終養吾姑抱終天之戚今吾舅疾可委之他人乎左右奉侍維謹寶制疾革指孺人言曰久疾人所厭而汝逾恪於今見汝之

賢矣孺人惟泣謝不敏及易簣諸子荒迷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孺人實任之居喪終三載不茹葷既父母舅姑俱無銘其室曰止齋日誦釋氏書及閱傳燈錄遇會意處輒抄錄成編或加點記或成偈頌而語大夫曰釋氏捐親戚外死生非經世之道吾婦人無外事且年垂四十自度已非繁華時欲漸遠世紛因游心焉君不應爾故雖冲澹自居而警戒相成之道不廢大夫再登名天府當試禮部以郡政之感難之孺人曰夫踐世科開遠圖在

此行也可不勉乎退食輒相從與凡硯席之間所以相其勤而裨其所不及者靡不力尋以郡將命發行大夫鬱不樂孺人又曰屈伸有時庸何傷比之門以適負為名而肆雷征以隱寄為名而資脅取武進附邑程督尤嚴大夫深知不可而重於立異孺人曰君為民父母可使赤子匍匐入井乎大夫感其言遇事必爭爭雖不必勝而視不爭者終愈故邑人德之孺人以寶慶覃恩始封紹定己丑六月甲寅以疾卒於縣舍享年三十有七子慶蟾

與前室子夢庚夢齡為三孺人視之如一夢庚官從事郎女嫁從事郎處州松陽丞韓淳大夫將以某月日歸葬孺人於臨海縣興國鄉后溪之原前葬屬孺人弟詵袖書來言曰吾婦事父母舅姑以孝事夫以順拊諸子以慈待妾媵以恕十有七年之間上下無間言某不勝悼亡之情而縻於官守不得去君家鄰邑凡吾之不得罪於邑人君實知之以吾之辱知而賜吾婦以銘吾婦死猶不死也某以君之能德其邑人且以詵能詩不愧其先又

遠來之意不可孤也故不復以鄙陋辭銘曰學於儒以謹厥身學於釋以及其真秩乎其篤於彝倫湛乎其遠於世紛而年不登四十嗟嗟乎若人

故湯氏宜人墓誌銘

今尚書度支郎中趙君必愿之妻宜人湯氏金壇人曾祖鵬舉皇任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贈宣奉大夫諡敏肅妣蔡氏濟陽郡夫人祖廷直皇任通直郎贈金紫光祿大夫妣高氏通義郡夫人繼劉氏和政郡夫人考邦彥皇任宣教郎左司諫兼侍

講妣龔氏繼登氏宜人幼孤事母孝母疾久不愈至驗之矢洩以測其證之退否刲股刲肝以濟其藥力之所不及此雖非禮典所尚而人情所難宜人毅然行之故天意隨感母夫人疾亦隨愈人尤喜稱而樂道之至有誦其事於朝行間者時度支之父華文實官奏邸聞而慨然曰爲女如此則其爲婦可知卽介同列爲謀願得以爲度支婦宜人之歸趙氏實昉於此華文之先公汝愚皇任右丞相實以元老翼我寧廟格於皇天勲在社稷澤流

後裔華文丞相之冢嗣度支又華文之冢嗣也宜人旣婦趙氏當度支賢業之方昌榮塗之日闢帳舅姑與已父母之不及見常歛歔流涕平居順以事其夫而有善相勉有過相規未嘗有隱而不言儉以持其家而親黨之間有急必調有闕必未嘗有謁而不獲初宜人至度支有弟有妹年皆在幼宜人實以撫育教養爲已任迨長而婚對得名閔則喜而爲傾裝囊無所計其勇於爲義有始有卒蓋烈丈夫所難至於整飭內外似過於嚴而

漫塘文集卷之三十一
常周知其疾苦故女御之已去者或猶眷於復歸
其得人心可知宜人以淳熙壬寅年五月戊戌生
以端平丙申年四月乙未得疾卒以是年八月壬
辰葬於饒州餘干縣福應鄉雕峯之原耐先塋也
男二人女三人次男良恣承務郎餘並夭銘曰事
親必孝我爲其難家道貴嚴我謹其閑夫夫婦婦
二十有七年而如一日卑卑尊尊二千有餘指而
無間言嗚呼宜人維德之全餘干之山土厚水深
銘以昭之百世猶今
漫塘文集卷之三十一

漫塘文集卷之三十一

宋籍吳改添蓋通判建康府太常寺丞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漫塘病叟劉學著

墓誌銘

故趙訓武墓誌銘

光皇帝嗣位之元年若稽舊典詔凡屬籍之未命
者皆得羣試有司第其能以聞於是禮部上太宗
皇帝九世孫崇悉第一時君第崇恣以胄監舉到
省亦奏名第一兄弟當天子龍飛之初皆冠其科
當世榮之先是君所居丹陽之練湖潦水去來不

時素不植蓮是歲華葉紛敷四望周匝父老懽呼
以爲惟邑人王公存爲左丞翟公汝文參大政之
歲與是歲爲三蓋天造神化不數如此而君兄弟
當之夫豈苟然哉君字壽伯曾祖不爭故武翼郎
祖善泗故贈中奉大夫父汝永故朝議大夫贈宣
奉大夫君孝友根於天性勤儉誠慤得之自然幼
失母慈事繼如事適長當家務愛諸弟如愛己衣
不取華靡食不貴精鑿行先於言故言之出也不
浮於實慮先於事故事之成也不愆於素方宣奉

從官四方君之諸弟尚幼而家之生理未裕外無
賓客可當文墨之委內無他子弟可任米鹽之責
事之精粗細大叢於一身君晝則恪恭子職夜則
服勤燈火故宣奉閱其勞而咨其賢宣奉自守柳
陽歸恬於家食且值歲歉惟君量入爲出故能以
約爲豐祠官得祿弗以自封宣奉恠問之曰而獨
無婦子之私乎君曰祿固所以爲養也女長助嫁
得田隱而弗取兄弟旣析居乃見之驚曰此吾先
君手澤也詎可違乎君曰分固不可求多也奉祠

一再法應親民終老不屑宣奉謝事得澤兄弟義
遜以屬季弟吏部謂君居長法應更選固辭不受
利名人所競而君之事如此其賢於人遠矣娶劉
氏封孺人子必瀆擢某年進士第今淮南計度轉
運司主管帳司女長適諸葛鑑再適貢士范燮次
適揚祖德季適諸葛砥孫男良鏗初帳計爲儀真
法曹奉親以行將代而計使辟書下帳計丐留君
曰士爲知己者用汝留固宜吾歸守墳墓耳且吾
鄉所以留慮汝之食焉而怠其事也汝旣悉吾意

矣吾留奚爲惟是遇事貴察而過則苛馭下貴嚴
而過則暴汝宜戒之惟公足以服人惟廉足以律
已而行之者恕也汝宜勉之吾言盡於此矣遂行
帳計不慊於心旋捧檄以歸君怒之曰汝委身入
仕屬當邊遽未寧之時可顧家乎帳計懼不敢留
曾未數日而疾作戒家人以薄葬且曰吾之生也
旣不以爵祿爲榮其死也不可以冠裳爲累言訖
而逝可謂能終其志也已實紹定改元六月三日
享年六十有五官終訓武郎葬用卒之明年八月

海城文集卷之二十一
三
壬子地實永濟鄉彭泉村之天井岡帳計以余舉
進士與君兄弟爲同年故來速銘銘曰發休祥兮
地靈際嘉會兮千齡雲山兮卧游君中年卽
不良於行竟老
兮祠庭家之理兮官治本之豐兮未寧足計彭泉
之原兮佳只萬家其旁兮孔邇

故知安吉縣趙奉議墓誌銘

紹定己丑七月辛卯奉議郎新知安吉縣事趙君
卒媼黨相與弔於家曰繼自今無有一念親親可
以緩急告如君者矣士友相與弔於庭曰繼自今

無有敬賢樂善一飲啄必與士共如君者矣里之
父老相與弔於門曰繼自今誰能恤里之饑如君
者其秀民良子弟相與弔於學曰誰能裨教養之
事如君者蓋比年糴貴君常下其估以惠比隣嘉
定甲申歲大饑有飯饑者事半而力不贍君實續
之士失其養君捐良田十五畝以助士不知教君
與鄉之先達日程其能以厲之故人心之感如此
昔者文伯之喪內人皆行哭失聲而朋友諸臣未
有出涕者敬姜以是不哭若君者亦足慰其母之

心矣君諱若珪字玉父宣皇帝之裔故朝請大夫
試司農卿兼權工部侍郎諱時侃之子朝議大夫
祥符縣開國男贈太中大夫諱亮夫之孫左朝奉
大夫知南外宗正事贈太中大夫諱彥恂之曾孫
未冠舉胄監尋以父任調隆興府司戶參軍侍郎
尹京辟主管浙西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再舉擢
上第侍郎去劇任改監慶元府三石橋酒庫秩滿
授嚴州壽昌縣令未上丁侍郎憂服闋辟監慶元
府穿山硤鹽場以舉者及格班見改秩得邑闕至

而卒享年四十有三娶張氏故僉書樞密院事全
之孫前通判湖州宗濤之女二子長嗣永次始生
而君病未名君人物秀整如畫才識明敏過人孝
友天至在易幹父之蠱與幹母之蠱異君兩得之
居侍郎喪笑不見齒衰不去身足不及戶外治家
舍極其宏壯既除喪每朔望必犇走泣祭墓下雖
祁寒暑雨不懈母令人湯氏故知樞密院事鵬舉
之孫知常州武進縣國彥之女性嚴不可測君彌
縫周密常有以順適其心第若琚官他州有可為

助者不遺力秩滿常 數其歸有以歸迅告輒喜
不勝內幙優閑得結交當世事侍郎治劇而能左
右周旋不失四方士大夫之心者君之助爲多穿
山場創於嘉定初規模褊陋君且去矣盡撤而新
之條上事宜十數使者頒下諸場以爲永式仍與
連帥上其功旣得邑而歸自以平生及民者少益
究田里利病手其書一編曰桃州會安吉卽古桃
州凡已事之得失咸在焉君悉攷論故實欲俟下
車酌其宜罷行之甫受迂而疾作故凡識君者皆

哀之不獨媵舊鄉黨之情而已君有別業曰桂墅
在所居金壇縣之東南五里軒楹爽塏牖戶綢繆
皆君所自營其後頗廢或問之曰姑畱以爲藏骨
之地故葬如其志實其年十有二月若琚以君嘗
謂某能文故來速銘某旣繆以文受知不敢不用
所知以報銘曰固川澤兮背衍沃挹流光兮飲平
淥君之來兮昔之日櫪馬喧兮車擊轂苔徑兮青
青周墻繚兮幽扃君之來兮今之夕明月澹兮空
庭人生兮如寄萬有俱空兮寧一無之足計

侍郎遺澤

君欲官嗣
君之心今昭只寧墮甑今復視宿草今

春滋秋風生今叢桂九京今不作儲祥今永世

故溧陽縣尉陳修職墓誌銘

淳熙間京口郡博士志於作成士之來學者衆其
最盛者陳氏兄弟陳氏故相國秀公之族同堂兄
第六人皆以行能相高禮法相飭方是時道路間
有正衣冠肅容貌鴈行而來者不問知其爲陳氏
兄弟余得友其三人焉曰應岍修身謹行好學工
文爲後學師三舉於鄉而沒曰岍立志太高繩已

太嚴幾於助長以得惑疾僅一舉於鄉而逝其季
曰景周字仲思人物秀整意氣軒昂立志亦高而
制行平繩已亦嚴而待人恕用能成其志其事親
孝事兄悌父喪將葬有沮之者寧間關百罹而不
忍違其父之志仲兄惑滋甚寧左右彌縫而不忍
累其兄之疾父兄旣沒憂聞見之狹志業之墮廣
交當世知名士士之至京口者必主陳氏其散而
之四方邂逅相與論京口士必先仲思仲思少從
伯兄作賦有能聲後更業易連晝夜不懈壯歲卽

爲舉首再舉亦居第二嘉定癸未廷對擢乙科授
迪功郎溧陽尉尋遇覃恩循修職郎溧陽邑大事
繁風俗剽悍故多重辟多滯囚仲思謂察獄在初
而初情惟尉爲能得之故職所當親雖猥不憚言
有可證雖微必卽旣大旨略定而後麗之獄故一
成而不可變所至輒自齎糧繫囚有在尉司者日
驅之行丐於市仲思以已米給之相府有莊在縣
其廝役之大者曰都催負勢爲累仲思始至卽訊
之人曰是相府都催不可訊也仲思曰宰相持天

下平安有一邑之事不平而可平天下者吾訊之
是乃所以爲宰相地也聞者懾服邑大姓夤緣相
莊以自結勢尤橫願指氣使官吏莫能違人謂仲
思至必將有忤而寂不聞比仲思死大姓發積愆
下令邑人俾有木者不得售執藝者不得前微一
二寓公幾不得殮然後知仲思三年之間所以抑
其強制其爲惡者非一而了不旨術是難能也仲
思中年卽節欲日飯二升飲酒至多不亂而力於
辭雖甚厚者莫能強受代之日與同列飯中夕而

歸卒實紹定己丑八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三
曾祖某祖某父某娶諸葛氏丹陽望族男女各一
人皆在童卯應岍子箎箕箕實紹秀公後岍子節
皆早孤仲思教育之甚於己子三人者亦事仲思
如父扶柩而歸哀感行人箎等卜以庚寅二月十
有三日葬所居丹徒縣之五州山去秀公塋若干
步書來請銘銘曰篤於親信於友廉於得介於守
當官而行彊何有銘幽宮詔不朽

故蕪湖縣尉陸迪功墓誌銘

陸氏唐甫里先生之裔君諱垣之字千里少從父
學敏於爲文慶元乙卯舉於鄉今天子御極振起
滯淹以君及其父從龍累試禮部並授信州文學
旣父子拜恩鄉黨榮之而大陸君隨卒君旣除喪
用舉者三人謁選授迪功郎太平州蕪湖縣尉未
上亦卒昔人言賀者在門弔者在塗於君家亟見
之可不爲大哀乎君性剛而氣勁樂道人之善亦
不能容人之惡平居見州縣之政悶悶不可人意
常扼腕抵掌謂使吾幸得去場屋仕州縣必能使

枉者伸弱者植善良者吐氣旣得闕蕪湖邑大民
蕃則又喜曰吾志其行乎而死隨之蓋士之窮如
此民之不幸如此重可哀也君生於乾道戊子卒
於紹定己丑得年六十二娶陳氏繼諸葛氏皆名
家女子仲行業進士女嫁繆應澤潘彙進仲行將
以其年十月丙午合葬君於所居夏村之西陳夫
人之兆亦旣得銘於當世之文人矣而其父友趙
居父尤季端以余嘗銘大陸君之墓知君爲尤詳
使求更銘銘曰勁氣兮堂堂命服兮煒煌秣吾馬
今脂吾車路九軌兮川梁佳城兮忽啓故家兮孔
邇賚志兮何之嗟嗟乎千里

故宜人陳氏墓誌銘

故朝請大夫行太常丞兼權兵部郎官吳公漢英
之夫人於嘉定癸未六月甲申卒年八十是歲十
有二月合葬於江陰縣綺山兵部之墓夫人陳氏
諱道蘊金華人世儒至故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諱巖肖始大侍郎之介弟曰巖震實生夫人幼孤
嫻靜好禮侍郎賢之不以與凡子以兵部力學有

聞俾歸之逮事皇姑事雖細必親膳服常先意而具視蚤莫寒暑之宜而敬進之始亡毀甚兵部登乾道己丑進士第方回翔州縣數值歲饑拯民之艱殆忘饑渴夫人日執杯圈以俟間勸以義而相其勤兵部計日受俸且不市官下物夫人率家人補壞紉裂尺寸不外求時夫婦相語以達官互送爲戒及兵部攝滁陽奉戒爲謹或謂夫人寧不記鬻衣度日耶夫人笑曰貧富命也夫子知之矣兵部終家無贏貲夫人能撙浮積少飭諸子相地之

宜得綺山之陽以葬規摹斥大見者駭歎歲時祀事凡尊罍鼎俎之實皆夫人絜齊自力親黨間問遺必周賀弔必先擇士之賢以從子游禮遇必殊左右媵侍恕以待之未嘗見其疾視盛氣故中外無間言累封宜人年益高視聽亦明其苦節於日用之間服勤於女工之事蓋終老不渝一朝召姻黨與之訣凡篋笥之餘盡散之越旬日而逝方庀喪具適郡守代還郡人大合樂以送過門知夫人喪命却樂遣奠其知敬如此四子曰渥修職郎嚴

漫塘文集 卷之三十一
州錄事參軍曰沐修職郎新常州武進縣主簿曰
藻修職郎嘉興府司戶參軍曰淡舉進士一女適
仕族孫曰十能百朋千遇十翼萬雋其生晚不及
登兵部之門戶曹以婦家故數往來吾邑友人丁
宗魏景舒湯鎮元瑞與之游亟稱之某欲內交未
能會戶曹以狀介元瑞來徵銘銘非某能而藉是
得交於戶曹昆季間某之願也乃爲銘銘曰七十
人所稀也而十益之一命人所榮也而三錫之家
之興也而殖之子之成也而翼之舍館弄孫莫或

戚之嗚呼夫人豈幸得之惟孝惟敬惟儉惟勤自
我積之綺山之陽過者式之郎星在天光下直之

故韋氏孺人墓誌銘

紹定庚寅三月乙巳修職郎徽州歙縣東尉張君
鎮之妻延陵韋氏孺人卒享年六十有三尉縻於
官守飭其子介儒藻護柩歸於所居之金壇越明
年二月甲申葬縣西南五里顧龍山之北祔於皇
姑禮也前葬介以父命問銘於漫塘叟劉某叟曰
婦人無外事故古不銘墓墓有銘其起於後世人

子愛親之私乎介感然曰介誠私吾親然吾母高見卓識有關於世教之大者亦非介所得私也吾母柔而正靜而恭歸吾父時大父母俱亡恙吾母與吾父力貧以養大父沒而家益匱大母年踰九十吾母佐吾父啜菽飲水無一日不究其歡是其盡事姑之道非有關於世教之大者乎大母既沒將葬矣陰陽家以葬之日氣運與吾母相妨謂宜遠避吾母曰婦姑情所鍾送終禮之大且吾思死者方不欲生敢圖生乎即泣以從訖葬乃歸是其

破陰陽拘忌之說非有關於世教之大者乎吾父晚得官分尉於歙吾母素有嗽上氣疾至歙以痰甚更爲風眩或疑證之異請禱吾母眩瞶中作而曰有是哉吾不善衛生以干六氣之和而歸尤於神是誣也而可乎介等曰不敢乃已是其破巫祝鬼神之感非有關於世教之大者乎叟曰然有一於是是可書矣況具是三者乎謹按韋氏吳侍中昭之後今猶家家旁三里祖諱兼父諱世將皆隱德弗耀三女二子女適進士師灋孫詵王維惟王

氏女後孺人十月沒介弱冠舉於鄉與儒藻皆好
學篤行其興未可量孫男一人未名叟與尉同丙
午舉介叟壻也於銘爲宜銘曰行之淑見之獨佳
城千古邑西南挹湖光飲山淥

故溧陽縣丞張承直墓誌銘

君諱汝永字端表世居金壇之上嚳曾祖恪崇寧
間舉八行科終朝奉郎累贈中奉大夫祖體仁從
義郎父損舉進士廷對入丙科勅授台州文學未
及仕而卒文學風流文雅傾貲以致海內名勝與

師友用能成其身亦以成其子諸子皆由科舉進
君其長也自幼性識通敏聞見該洽爲文雅贍作
字倣古法而行書尤勝淳熙丙午與仲弟汝玉同
舉於鄉時文學亦同上南宮鄉黨榮之嘉定甲戌
廷對中選尋授迪功郎和州含山縣主簿以才爲
當路所知攝部從事都金牛城役有功薦書屢上
秩滿未調提領使者辟監潘葑激賞酒庫以再仕
未有及民而溧陽家近悉其土風謂可行志因受
邑之丞會宰政薦更時事多故而君亦老矣雖彌

縫正救惟旣厥心而事窘於力之所不任智屈於
勢之所不行則惟鬱鬱以居乃紹定庚寅十月辛
未不疾而卒享年七十有一越一日而夫人李氏
亦卒一女前夫人蔣氏出適從政郎新鎮江府觀
察推官閻彙先君二十八年卒二子曰槃曰彙孫
焞次未名以卒之明年正月巳酉葬金壇縣東南
三十里大亭之原余與君同丙午舉又姻婭也故
其子來請銘銘曰士方盛時志隘穹壤無位不行
扼腕抵掌亦旣仕矣謂可以爲膂力旣愆太息隨

之孰主張是而巧太戾勒銘幽宿千古一喟

故監鎮江都稅院李迪公墓誌銘

閩大師朝議大夫直煥章閣李侯駿貽書於漫塘
叟劉某曰故迪功郎監鎮江府都稅務仁厚吾季
子也不幸死矣而家之人在遠不及聞其言不及
見其死某不勝父子之情聞其故歲行縣獲登子
之門及其奉檄而行又嘗告別於子子幸而與之
進則吾兒莅官以來曰言曰行我之知固不若子
之詳子幸爲我書之將刻之堅珉以紓吾悲以慰

我太夫人之思子其圖之叟旣重李侯之請且念
載叔嘗見謂爲友不可忘也故爲之書維李氏家
饒之德興曾祖某迪功郎致仕祖某贈奉直大夫
君字載叔仁屋名也帥以儒起家授子以詩書而
訓之以義理載叔奉以周旋罔敢失墜今上初元
登名浙漕薦書明年竟以先所受捧表恩銓試中
程授今闕紹定己丑秋八月之官庚寅夏五月戊
午奉憲檄入幕行至毘陵復迂道省其姊乃六月
己卯回至常潤間之白鶴溪得疾卒享年二十有

八娶丁氏前青陽知縣水之女以疾畱其親旁側
室子曰煥孫生僅四月帥幸其子之立而欲其傳
之有永也將以所自擇樂平之鷹鵠山葬焉叟棄
官餘二紀日所往還惟樵夫漁父去年冬忽有具
衣冠來者視其謁載叔也問所以來曰某所與偕
廬山胡伯量先生與君有疇昔之雅謂君爲頗知
理道某所願見厥路無由不自意得檄此來有可
見之便是以敢見越翌日伯量亦至自是三人者
日相與游載叔或出語稍易舉事稍偏伯量必正

色拆之載叔歛衽謝惟謹以叟平生所見後生敬
事師友未有若載叔者既而聞其初到郡無室處
無輿隸同僚日惴惴憂負課人謂載叔貴游子將
不堪而載叔不之懟及其偕伯量來金壇得一室
蕭寺中僅容兩几廩無繼粟庖無繼肉人謂載叔
當重不堪而載叔不之戚及伯量去左右無法家
拂士人謂載叔言動得以自適矣載叔又不然曰
方胡先生在吾飲酒過三酌卽醉醉而安寢恃其
無失及先生去吾雖強飲終不醉或寐憂其不能

無失也故隆師親友吾樂也而豈樂以離羣索居
也哉比憲檄下人又以載叔向之鬱今之伸也向
之勞今之佚也爲載叔喜而載叔以侵官出位爲
家庭之戒遲回者連月不得已而後去又拳拳致
請於其友求別後規則載叔亦豈爲貧捧檄而喜
者比哉故由前二者而言人爲載叔憂載叔不之
憂由後二者而言人爲載叔喜載叔不之喜則載
叔之憂喜必有大於此者至其所遣親庭問安書
語不及私始言郡縣急財賦而後拊摩所以致寇

漫塘文集卷之五十一
未又言大府非他郡比尤當有以寬民力其意蓋
專以龔遂渤海之事望諸郡而以尹鐸晉陽之功
望乃翁則載叔之死豈但李氏失一佳子弟哉可
傷也已銘曰皇皇乎職之勤也亶亶乎德之新也
秀而不實無以結其因也傳家有子足以寧其親
也

西園陳居士墓誌

印

里秀民陳文龍編素登明泣血言曰文龍不幸蚤
失慈母吾祖躬自抱持以教常使聞正言見正事

凡衣服飲食几案硯席之間無不一於正事其意
稍怠則以身率之慮其性易流則未嘗使出閭巷
覩嬉戲文龍用是得不夭折不荒縱以迄於今文
龍稍長吾祖卽日夜取語孟六經韓子歐陽子之
文伊川程先生易傳溫國司馬公通鑑爲文龍詳
說且標識其大者使文龍誦習之不忘玩味之不
厭文龍用是得稍習爲文稍知鄉道天罰之酷吾
父棄諸孤曾未兩月吾祖繼之自今文龍身將疇
依行將安放孰飭其情孰砭其愚此文龍所以朝

莫仰天椎心而泣血者也惟吾祖蚤從雲茅先生
學而君先生嗣子也願得銘墓上以慰吾祖之靈
以紓其不肖孫終天之痛某曰諾則序而銘之居
士諱武齡字壽朋家故金陵徙復自郊徙邑遂爲
金壇著姓背市而居却而之市不跬步市人罕識
其面壯歲有志場屋旣累試不效卽棄去同時輩
流有宦達而歸者一見卽戒門以絕曰窮達異趣
吾寧能驅走車塵馬足間環所居植花木暇則挾
冊詠歌其中或徘徊竟日負郭祖塋有庵以居守

者有田以贍之族大枝分將尋斧斤焉君執不可
則有挾刃以脅之縱火以迫之者宰木旣空更欲
析塋地君度不可過則願遜庵與田而以塋地爲
已分衆復不可則伺其售贖而歸之嘗謂士當力
學自立而尤當以種德爲本因歷書鄉之士可爲
勸戒者於壁以示子孫平居與家人食未竟聞有
丐食者時輟食與之丙寅丁卯間淮民南徙有婦
人寄食里中人家將行無以償僦食費禡其衣殆
盡婦人赧不能行君代之償且資而遣之里中有

貧而疫者君望其炊煙不起日計口飼之不幸有
死者更助其殮葬而妻女無以養復爲嫁遣蓋其
篤至如此少喜釋氏書晚悟其非文龍之父將葬
請會緇徒祖述君曰吾旣識其非矣可復用乎
今年春天子稱壽長樂士民年九十者皆命之官
於是君年八十有四矣其子時猶無恙援他比欲
增年以請君力止之天姿恬澹老更精強夏五月
得疾醫者視脉當下君請如脉而醫以年高固執
不可卽命庀浴具旣浴卽勅文龍善自立言訖而
逝實紹定辛卯五月旣望時當盛夏容色不變見
者異之曾祖文智祖宗顯父任娶張氏與二子蔚
然浩然皆前卒一女適倪時敏孫男文龍仲龍友
龍季龍葬用其年九月丙午墓在邑西五里袁舍
之原銘曰市之居習不濡外環花竹中詩書身之
壽孫之秀德以實之大且久

蔡希孟墓誌銘

希孟諱大醇家丹陽之竹塘熙豐間有以才高思
敏爲荆文公所敬後掌外制諱肇字天啓者其從

祖也。曾祖球，祖國幹，父璨，皆種學績文而不見取於有司。君好學，世其家，每試輒見取於有司而登名。常在舉員之外，人爲君抵掌扼腕，君曰：「命也可。若何生理粗裕，服用常靳靳，不敢過日。杜門却掃，或謂其隘。君曰：「惟儉可以養廉，惟靖可以寡過。吾知此而已。享年四十有九。紹定庚寅五月晦，得疾卒。娶劉氏，故江陰法曹恭靖先生之女生。二女一男子，茂皆幼以卒。明年正月己酉，葬東朱之原。君妻余姪也，不可以不銘。銘曰：其尚儉也，似翟其爲我也，似朱匪翟，匪朱山澤之儒。東朱之原，邇我室廬，死生去來，千古一吁。」

徐處士墓誌銘

斗門徐處士旣沒十有六年，其子從事郎新太平州蕪湖縣尉藻始以余友新武進尉張君文德君有之狀來乞銘。謹按韓文公作徐偃王廟記以爲今徐姓之散居徐揚間，大率皆偃王之裔。南唐之都金陵，一時名臣無出徐鉉兄弟者。宋有天下，鉉兄弟如機雲入洛，文士莫先焉。處士金陵之句曲

人徐姓之居是邑者雖多斗門之族爲大其偃王之遺裔歟且言其先祖有葬其鄉之櫟山者相傳嘗爲銀青光祿大夫豈鉉兄弟之末派歟君諱某字其余不識其人而聞之朋友者甚悉君有之狀謂君篤厚而謙恭事父母以孝友于兄弟睦於宗黨少志於學親沒之後念祿養不及始一意生理艱苦人所憚儉薄人所不堪皆安之與人交一以忠信譽之不喜毀之不恤樂道人之善而掩其過旣生理稍裕乃輕財好施有以匱告必稱力贖之

或不謁而予歲儉穀貴富者過糴君輒傾所有平價以糴其無資者貸之甚者與之人賴以濟市田宅率高其直曰吾非爲目前計也尤篤意教子闢書館於所居之前聚書其中招名士與之游處故子孫皆力學晚歲效昔人分橐金之義整所有授諸子使自爲計由是不復問家事幅巾杖履徜徉里閭時圍碁以自娛性不能飲而喜人飲賓朋過之接慇懃之歡竟日無倦迄今垂沒氣體康固視聽聰明將啟手足諸子請治命惟戒以薄葬遂以

嘉定丁丑十月二十有九日終於家之正寢享年八十有六大王父某王父某父某皆隱德不仕娶王氏先君二十一年卒子五人曰濟曰滋曰藻曰洪曰灋藻卽蕪湖尉入國學擢監舉以龍飛親策入仕女三人皆適鄉之善士孫男十有三人孫女六人曾孫男七人初王氏沒葬所居之東潭岡蓋處士所自擇沒之後四十有七日乃合葬焉若君有所述真所謂有德君子兼備五福者又歲在己卯余長子汝琦當授室友人今銅陵丞符君伯壽

爲余言處士無急時能飭家人以禮而訓之以義旣沒諸子率而行之其長者拊諸子如其子幼者奉諸父如其父內外數百指雍睦無間言余以是起敬因爲汝琦聘君之孫縣尉之女爲婦今十餘年矣尉以誌銘請其又何辭銘曰勤不匱節不嗟取之廉反者賒施必報理不遐康厥身大而家銘有實詔無涯

故貴池衛主簿墓誌銘

金陵句曲山之西有鄉丈人曰衛九思其事家人

生產業與人同而篤志教子則與人異其子翼
字翼之知乃翁志在此而養志孝之大也故自垂
髻力學既壯益厲謂學貴適正故舉業之外更注
意於周程朱張諸老之書謂學貴親炙而于時諸
老淪謝惟丹陽故靜一湯先生及登朱文公之門
爲庶幾焉故從之游所居山谷間土瘠民艱雖錐
刀勺合是競而君時能賑貧周急地偏俗陋喪祭
惟老釋是尚而君斥不用蚤游場屋凡四上名國
學再貢禮部甲申龍飛廷對入等授迪功郎池州

貴池縣主簿尋以壽恩循從事郎君時年尚強氣
尚銳非其他老於場屋者比而君以親養不及榮
望已空猶幸有伯兄無恙方將闢室所居之西曉
夕相從庶幾風雨對床之樂而君死矣歲實紹定
辛卯某月某日君蓋生於乾道辛卯實甲子一周
娶吳氏四子曰以直以敬以成以中皆業進士女
三人進士徐應崇成丙傳大任其壻孫曰繼曰祐
尚幼越明年三月二日葬所居之東曰東岡實厥
考塋次余蚤謁鄉先生竇君從周竇問識句曲衛

炳否某對不識且問何以識之曰是知俗學之非
肯來下問余私識之竇君既沒余後從靜一湯公
遊句曲山炳迂道來訪因言從祖父子有遠韻遂
往見則君父子也意君以父行自處視炳何有而
君能不居炳所是亦是之所師友亦視炳爲從違
則君之賢過人遠矣旣葬以直書來速銘銘曰孝
養志非口體學明理非口耳辛卯生周復始子從
父葬爾志後千載質諸此

故知建昌軍朝議鍾開國墓誌銘

君諱穎字元達姓鍾氏丹陽人厥初自金陵徙恭
晉侍中雅之後曾祖父故不仕祖久累贈奉直大
夫父將之少力學與其弟宜之相繼第進士終滁
州通判累贈宣奉大夫君生未彌月而失所恃依
外氏錫山之李李世望族外祖帥參公時澤與其
季祭酒公祥尤篤行公自幼染教飡和稍長益以
學自厲淳熙癸卯校藝棘園擢居前列以少垂爨
式黜士論惜之歲甲寅以宣奉明堂恩補將仕郎
銓中授迪功郎主通州靜海簿乙卯漕舉丙辰遂

踐世科丁宣奉憂服除調秀州袁部鹽場兩易泰
州馬塘催煎官歲饑民煽爲盜部使者訪消弭之
策君條十事其尤切於職守者乞減竈以紓亭民
濟河以便商販使者用其策由是人情帖服而鹽
利大興秩滿關陞調真州六合令未上丁繼母憂
內除差監行在省倉下界門倉宇歲深頽敝主者
苟目前且憚役大事殷委不問君至卽白發之大
司農上之朝以其事屬君君請任繕修之事而辭
給納之責聞者服其遠利朝廷下和糴之令於諸

倉九百萬石君招徠有方獨得六十萬下易楮之
令於都城以君領北局或憂其壅欲限城內外使
不雜君謂衆大區而以一城分內外不可朝論是
之內外懽然而事卒無壅改秩知餘杭縣畿內劇
邑民困和買之重歲課積負君以國家基本所繫
力請輕之得旨蠲什之四施及八縣由君一言旣
民力稍紓卽修庠序之教行鄉飲酒之禮變乖爭
陵犯之俗爲謙挹遜悌之風治聲流聞曾未期月
擢通判濠州時邊事方殷郡廩不繼君甫授任卽

以此請且道過餉所精言之得旨畀十萬石復請於制府乞修城壁練民兵爲不可勝之計制府旣是其言復左右其事君日夜服勤科瑣靡密未幾虜薄城下亦會君專行太守事一鼓作氣人百其勇虜以敗去繼是凡三至竟畏縮不敢前時城中食有餘而幣不足蓋以運路不通之故君謂須權以濟事乃創憑由以代道開易以官楮無毫分折閱當路多其知變兵民亦服其有信垂滿召赴都堂稟議蓋將用矣而君力丐外特差通判鎮江府

君復以寓里引嫌差主管建昌軍仙都觀今上登極改差通判隆興府寬經總制之期而民無追胥之迫酌和買絹之中而民忘賦歛之苛覈八縣板籍之失而民免科差之濫郡有東湖書院教事久廢君作新之士爭興起秩滿過闕擢守建昌軍郡當赤子弄兵之餘人情所憚君奉命不辭陞對首述盜賊之起皆由州郡之害征暴斂其所以過於征斂不過欲內實囊橐以自私外豐苞苴以自固而已苟不深懲其已甚無以戒其餘其次乞廣平

澤州文集卷之三十一
羅以備不虞聞者知其必不爲繭絲計保障得人
矣闕至郡民方延頸企足以待其來而君已病初
君之爲士也力學兼晨夜以是得目疾廢學者六
年中間時作時止及倅隆興以治行爲臺所知疑
事叢委或違旦不得休以是疾復作旣歸而甚不
得已上祠請改差提舉建康府崇禧觀而或者顧
以避事爲言其不知君甚矣祠命旣下而君年亦
益高氣血亦益衰循至喪明又二年當紹定壬辰
冬十有一月乙卯卒壽七十有四娶張氏繼李氏

皆前卒贈令人子二焞修職郎前監平江府羅納
倉煒將仕郎女一適從事郎新紹興府蕭山縣尉
葛文在孫男二埴將仕郎一未名余與君居同邑
學同道而出處不齊猶恨相從日淺慶元初以郡
掾事故轉運使檢詳石公宗昭於儀真石問學之
粹蓋余所仰以爲師表者見其言在淮西時君奉
親來相與講學甚久余以是知君師友淵源非苟
於爲學者又余與故宰掾豐公有俊爲同年進士
豐慷慨以功名自任余所敬畏其爲連帥淮西上

疏薦君能以強敏立事以廉白飭身虜犯濠君以
倅貳攝承調度皆中事機山東策應之士雲集君
調護激昂兩盡其道用能內固城守外成曹莊之
捷余以是益知君平時之所從事皆有有用之學非
空言者又君家產業不至甚廣而常眷眷宗族濠
梁之歸捐良田以爲義莊月廩給之垂歿猶以是
屬其子俾謹守勿替則君之所存過人遠矣煇等
將以君沒之明年十有一月甲寅遵治命合葬君
於壽安鄉祥子岡李夫人之墓前期奉右史陳公
之狀來屬余以銘余謝不敢然念昔嘗銘宣奉之
墓矣今何辭銘曰士患不勤不勤則荒屋壁之收
山川之藏聖作明述日星耀芒仕患不勤不勤則
弛故府攸司西曹所理吏牘民詞川臻雲委燈火
夜窓寒暑昏晨此卜子夏左丘明所以損其真嗟
乎若人年踰從心爵爲開國惟公惟勤他岐靡惑
告後千載欽惟丕則

故常熟縣丞孫承直墓誌銘

君諱沂字彥與世居鎮江丹徒之大港鎮曾祖書

開州文學祖元方父大成皆隱君與兄泳幼迫親
養相與協謀竭力灌園園之果蔬暢茂他植者莫
及負販者爭趨之親養以充乃授成園丁與兄束
書入學時吾兄恭靖先生方以春秋教授鄉里表
率庠序君直入拜席下願爲弟子而君方釋襤褸
而來被服山野且時過後學甫入學卽欲業大經
人咸笑之惟吾兄識其異曰公等會當從此人授
學毋恠也旣入學卽服勤不舍晝夜見見同志者皆
勉之共學其有見紛華盛麗而悅者卽警戒之斥

絕之不數載學成四與鄉舉再爲舉首擢辛未進
士第授平江府吳縣簿尋丁外艱再授紹興府蕭
山尉到官纔數月復以內艱歸服闋授台之仙居
尉擢第十有八年猶以末曹奔走下邑人以爲屈
君安之邑在萬山中水至無所泄卽匯爲一壑故
有石堰號捍水城公私靳費歲久不治君曰政無
大於此者卽請之臺府而合民力以成之板築之
役皆身所自課堰成之明年天台大水溢入郡城
民死八九仙居獨以堰免民於今德之縣庠教養

雖非尉所專而君以爲已任垂滿合邑之士用古
禮歌詩飲餞於學詩之辭固以謝教育而尤推君
之廉再轉而丞常熟時長官有挾不屑民事凡所
以下息田里之爭上應臺府之令惟君是賴其有
歲久不決之訟皆直請於臺府願以屬君旁縣亦
然臺府旣玩以爲常君亦不復計彼此部使者再
委攝邑郡亦委攝郡博士皆謝不就而以疾丐歸
初君校文四明以積雨感脾濕之疾旣歸而疾益
甚一日整冠肅容而謂其兄曰吾雖未能窮理盡

性而於克已之學亦粗涉涯涘今其行也可無一
語以自異因效釋氏爲辭世頌大意以克已之功
自許語多不載旣成捨筆而逝實端平改元某月
某日得年六十有六娶同郡朱氏一子天澤二女
長適鄉貢進士翟斗南次適劉子敬卽恭靖先生
之孫葬用其年十有一月戊子地曰黃公山實君
所自擇以近先塋故君平生孝友之行內外周密
叔父家貧二女及笄皆自爲嫁遣從弟所生母年
七十無以爲養君延之家使與家人共食無豐殺

之異人以爲難銘曰莘野寂寥士與農異士憚農
勞農甘士棄君見之明而行之果親養未周服勞
敢惰種桑執麻植果栽花親養既克束書起家四
上賢書再爲舉首發策決科探囊索有政行三邑
選止七階退爲克已進不關懷黃山之原佳氣蔥
蔥奕世發祥令德所鍾

醫僧宗可塔銘

釋宗可張姓字與之家故金壇大族祖從才從廣
由太學出官主溫之平陽簿父汝爲子多而貧命

可出家禮故醫僧文範爲師以慶元丙辰得度範
庵居旣死可繼其業人以醫招必往用藥謹審不
以貧富二其心平居淨掃一室焚香默坐雖蔬畦
竹徑繚庵後足跡罕至紹定辛卯可於是年六十
有一矣素無疾忽沐浴更衣趺坐而逝越四日弟
子師順奉其喪葬於所居之西望仙門外範之塚
次漫塘叟爲銘銘曰謂可僧耶居與人同矮屋竹
籬謂可非僧耶狀與俗異祝髮披緇招醫必往吾
不忍治藥必精吾不欺六十行年已過之有來必

往理則宜臨分沐浴更更衣跏趺不動神色怡謂
可僧耶此無疑

其與俗異所處雖僻習必至吾
人同其氣也
其安樂亦
出之而
坐而遊
其日

漫塘文集卷之三十一



